

天
主
在
我
們

震大公青會叢書之五

天主在我們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° 405-3

2500 3-41

DIEU EN NOUS

Auct. R. P. PLUS, s. j.

Trad. R. P. Louis OU, s. j.



上
海
主
教
惠
准

一
千
九
百
四
十
一
年

卷頭語

「天主在我們」的原本裏，有篇福煦神父的序，寫於一九一九年，一月一日。

「在這過去的四五年裏，我們爲得到最後勝利，做了很多的祈禱；這是理所當然的，當時，勝利屢陷危境，屢欠把握；現在，謝天主，軍事的勝利已不成問題了。到底，天主的勝利，到了什麼階段呢？」這是序言開始的幾句。

我們神聖戰爭的序幕，揭開到現在，快將二十個月了；但最後勝利，還未光臨。天主敎傳到中國以來，已三世紀又半了；但天主的勝利，還很式微。理由在那裏？定也是爲了我們的祈禱，質既不良，量又不充的緣故。

「天主在我們」，將指示我們天主怎樣在我們，我們當怎

樣在天主。怎樣在天主，不就是怎樣祈禱天主麼？那末，念了這本書，我們祈禱的質，定能改進；質經改進，量必見增。假使我們用質量兼備的祈禱，去求天主賞賜我們最後的勝利，不單最後勝利，一定獲得，而且將較早獲得。假使我們又用以求天主的勝利，天主的勝利，也定有顯著的把握。譯者的區區之意，就在這裏。

譯文中，不少譯者杜撰的術語；這些術語，若干不無兩可之處，希望讀者細察，毋自誤！

至聖若瑟，你的聖月，今晨已開幕了。我把這譯本，奉獻於你，求你保護你主保的中華民國；使她及早躍出苦海，誕登道岸。又求你捍衛你主保的中華聖教，你愛子耶穌基多的淨配；使天主神國，到處旗開得勝，前途無量。

二八年三月一日南沙吳應楓寫於東海竹墩

天主在我們 目錄

卷頭語

卷一 我們的超性特恩

一 同天主親密

二 超性領域

三 救贖

卷二 天主居於我們靈魂上

天主在人身上的計劃綱要

一 我們是天主的宮殿

二 我們是天堂

三 第二個基多

四 實現我們的特恩

卷三 死罪與同天主絕交

壹 一 一 一 一六 二七 二七 二九 三六 四三 五三 六五

- 一 與天主父絕交
- 二 與天主子絕交
- 三 與聖神絕交
- 卷四 我們與在我們的天主來往
 - 一 同天主父的來往
 - 二 同天主子的來往
 - 三 同天主聖神的來往
 - 四 同天主聖三的來往
- 卷五 和在我們的天主親密的步驟
 - 一 仰望我們的至寶
 - 二 愛護我們的至寶
 - 三 爭取我們的至寶

結論

- 六五
- 七一
- 七六
- 八一
- 八三
- 九五
- 一一五
- 一二八
- 一三五
- 一三五
- 一四五
- 一五六
- 一六九

天主在我們

卷一 我們的超性特恩

一 同天主親密

同天主親密，許多人以為是不可能的。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我們習慣看天主，如一寄寓遠方之人。同寄寓遠方之人，怎樣談得到親密；到底，鑒茲在茲的天主，實際上並不這樣。

天主在世，有不少的狀態。個中天主因聖寵在我們，是最寶貴的。本書裏，我們想檢討的，就是這個問題。

天主在我們，聖教要理告訴我們：天主無所不在。這個一般的天主在鑒，雖然使若干靈魂，感到深刻的印象，但爲數很小。爲泰半人，無所不在，等於處處不在。他們不懂：這樣的天主在鑒，

既不分人物，如何能引起我們同天主的親密。

天主自然特殊地在天堂上；到底天堂太遠呢？遠目遠心，人情之常，何能苛責於人。雖聖多瑪斯行走時，目望穹蒼，神遊天上；雖聖依納爵，愛在室中最高處祈禱，以爲這樣更近天堂；祈禱時，彷彿面對面，同天主交談；但鳳毛麟角，這是出乎尋常的。

天主又在聖體中，這個天主在鑿，雖是神秘的，却像易於捉摸。人家看見一點東西，嘗到一種滋味，就當以爲天主在鑿的擔保。物形能維持我們的信德，使我們屈膝稽顙，朝拜看不見的耶穌的體血。到底，領聖體後，物形消於俄頃之間，我又不能時時去拜聖體。

除了上述的三種天主在鑿外，還有一種天主在鑿。這一種，和我們有極大的關係。

或問一個小孩道：天主在那裏？——在我心裏。——誰放他進去的？——寵愛。——誰能趕他出去？——罪惡。

這幾句答語，不但表示那個小孩對於教友生活的精確見解，還是我們同天主親密原始的一個良好提綱。

世上有件怪事：看到奇美事物，我們不知注意。一個修女的犧牲精神，聖教會的奪目光輝，司鐸的偉大，誰去加以重視呢？

我們做基多徒的，當明識我們自身所藏的無價之寶。

假如你問一個領過洗的教友：靈魂上有寵愛是什麼？他要答你說：靈魂上有寵愛，就是靈魂上沒有大罪。——你可有什麼加上麼？——沒有，不是已足夠了麼？——我問你，從積極方面觀察，沒有大罪的靈魂，可有什麼？——有什麼？——天主不是活在我們麼？

天主因寵愛在我們，這端真理，吾主耶穌自己講過；聖伯多祿解釋過；保祿屢次在他的書信裏提過；學者不停地，予以推論；聖教禮儀，縱橫地，加以闡發；聖人們更在他們的行為裏活現着。

爲什麼泰半信友，不明瞭這端根本道理呢？

理由很多，其中一個是；因爲討論這問題的人太少。歐洲大戰前數月，邁爾西愛樞機，在一個避靜神工裏，向他的神職班說：「天主實在活在我們，許多領過洗的信友，不認識這個奧跡，終生做個門外漢。負宣講這奧跡責任的司鐸們，每漠不關心；人家興言及此，他們奏示詫異。願你們深信：幾時你們不犯大罪，向天主下逐客令，天主總不離開你們的心。對於這個實際的，持久的天主在你們，你們常當顯著地，表示信心。不要到外間去找天主，他就在你們身上，他正在呼喚你，等候

你，撥去你們的雜亂意念。」

高爾納利迂斯，拉比代，異口同聲，早有過沉痛的言論：「少有人認識聖寵的價值。各人當在自身上，敬謹嘆賞。宣教師，教理教員勿忘爲民衆講解，予以深切的認識；他們是聖神的活宮殿；他們在他們的心裏，懷有天主；他們在天主前，當表示尊敬，度一神聖的性命，毋忝辱這樣的上賓；他到處鹽護他們。」

帥瞿爾主教 *Mgr de Séguir* 也有同樣的呼聲：「總信友混統地都知道；他們是耶穌基多的宮殿，聖神住在他們靈魂上；究爲了什麼？差不多沒有一人，像重視關心這個，言行間像顧到這個。我敢說：在司鐸中，在優秀的司鐸中，極少知道直接把這個鮮美無比的食料，供給人靈。到底，這是他們獨一的需要品，能充他們的飢，解他們的渴的。因爲這個需要品，

同天主親密

就是天主：他們的靈魂的性命，他們的心的寶藏，他們一生的同伴，他們的毅力和聖德的泉源。」

某個聖母會修士，在羅瑪死後，人家在他的字紙叢中，發見或交於他的一種耶穌聖心的默啟實錄：

「是的，我的聖心敬禮，已宣傳得很好。這不單使我欣慰，又給了我，——人靈的救主——許多靈魂。到底，人還未能瞭解我心的無窮寶藏。啊，我怎樣熱願同各人密切結合呢？他們可知道嗎？真能如我心所欲，和我結合的人，實在少極。怎樣當予以補救呢？」

「求放心，收拾各種愛情，而以集中於居於他們心底裏的我。啊，請你向他們大聲疾呼：我怎樣愛他們！懇求他們聽我心的迫切呼聲；我邀請他們，降到他們的心底裏，和那個總不離他們的天主，互相結合，而和我打成一片：那末，我要頒賜

幾多的福寵呢！」

「這個神奇結合，將是別一神聖富饒性命的原則。」

「許多神父，很認識靈魂和我結合的理論；許多且渴望這個結合；到底由實行裏，得到這種認識的人很少。在熱心的神父中，和我的好友中，識我在他們心底裏，切望同我合一的人，也很少很少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？因爲他們活在靈魂表面上。假如他們肯放棄外物外感，一人進我居留的靈魂深處，他們快要找到我；他們的性命，將怎樣是合一的，光明的，愛情的性命呢？」

天主在我們
帥瞿爾主教想到信友們未能實行這端奇妙道理，就自認自承：「我們，天主的輔弼，我們的信德太膚淺，我們只有零碎我的信德，一如那些沒有教區的司牧。可憐，我是這樣的一個總主教。」

人家不能否認：一切信德的實際中，爲一個做宗徒者，最要緊的，是居於我們的天主。

假如我們對於這端道理，在跪凳上，沒有潛心默想過，在南窗下，沒有埋頭研究過，我們必不能有深切的認識；既無深切的認識，如何能爲我們的教友，痛快淋漓地講一番。那末，我們的教友，自然有眼不識泰山了。

人家恐怕要說：神父們都研究過聖寵論，都明瞭天主在我們的奧跡。不過習把這奧理向信友們宣講，看來是不可能的。

那末只好讓這公教的基本道理，沉於海底吧！如何使得？天主因聖寵在我們，這個妙理，保祿宗徒不是常向尋常信友講的麼？厄弗蘇的硝皮匠，高林多的苦力，並不比我們的教友高明；他們外教的思想習慣，更使他們難懂天主在我們的妙理。那末怎樣可使幾代做我們教友子孫的教友，聽不到這個福

音呢？

我承認：聽這端妙理的人，未必都能盡量瞭解，到底瞭解幾分，不是好的麼？并且許多熱心教友，將從此得到極大的神益。我們這樣想，所以我們寫了這本書。

若干慷慨激昂的靈魂，竭盡心力，在德程上馳驅，但結果每難滿意。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他們神修的出發點，不是最根本的，最美妙的公教道理，而是枝葉的，膚淺的公教道理。

聖伯爾納多爲指破若干靈魂，對於這點所有的誤會，把聖墓前，聖女瑪達肋納尋耶穌的故事，重新檢討了一回。

人家在沒有天主的地方尋天主，更好說：人家不在天主格外愛居的地方尋天主。於是鬧了許多混沌，遲緩，猶豫的把戲。

天主在我們

一女人，你哭麼？你找誰？你找的人，你已獲得，你不認

識他麼？你找到了他，你還哭麼？你在外邊尋他，他就你的
心裏。你爲什麼立於墓邊，涕泣哀傷？我在那裏？就在你心
裏。我不是死人，我活活地安息在那裏，你就是我的園地。你
叫我園丁，你說得不差。做第二個亞當的我，我也有我的地
堂。我的職守在使從這個園地——你的靈魂——裏，生長聖德的花
卉。怎樣，你有我在你，你仍不識麼？還在外邊找我麼？我就
在這裏。我在外邊顯於你前，所以領你到裏頭去。在那邊，在
裏頭，你要尋到我。啊，我並不如你所想的怎樣遠，我是離你
很近的：試問人心於人，不是最近的嗎？尋我的人們，當到他
們的心裏去找我，這是我的住宅。——

我們想提綱挈領，清清楚楚，把天主居於我們的道理，逐
章寫出，使有意活一真正教友性命的教友，知所適從。

二 超性領域

天主造人，不單造了一個靈魂，一個肉身。人的定義，——有靈動物，——根據哲理，固然準確；但根據歷史的實際，尙有遺漏。天主所造的人，和天主所欲的人，不是個單人，到底是個複人。換句話：單人上還有附件，在下邊，我們要論這個附件。

天主造一物，天主當把所以組織一物的性體，全部付給它。比方天主欲造一樹，天主當把樹之所以爲樹的一切，不折不扣，完全繳給他。天主既造好了樹，比方還要給他自由行動的能力，這個外加的能力，不當看作它的應有物，到底當看作它的性外物。

天主欲造一禽獸，天主當給它各種要素。此外，天主並不

超 領 域

再有什麼義務。假如天主別有所賜，這純是他的恩寵。比方他把理智給於一馬一犬，這個超越馬犬本性要求的能力，自然當作性外物觀。

上邊都是假設，現在請看實際。天主願意造人，當予以人的性體。一個靈魂，一個肉身，就算應有盡有。

信理告訴我們：天主造了人以後，像還不滿意，又給了人一種性外物。天主又把自己的性命——超性性命——灌輸於人靈。人自然仍舊是人，到底此世，已當活天主之命，使將來在天，活一圓滿的天主之命。這個圓滿的天主之命，在我們，仍是有限度的，并且並不消滅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。

這裏難題重重，不易索解，且待神學家去推敲吧！我們只當一面明瞭我們神修的根據，是屹立不搖的；一面稱讚天主的全能至愛。

天主賞賜我們的特恩，不是沒有條件的。他的特恩，繫於人類元祖的一個聽命行為上。這並不削弱天主的慈愛，相反更映出他的慈愛：因為這樣，他使他的特恩，像是我們應得的。元祖逆命，特恩淪亡。從此以後，我們要吃無數的苦，我們們要死。

天主造人，並不先造單人，到底一開始就造複人。他的條件是：若人類保持着超性性命，將來要面對面享見天主；若把天主逐出，天主也要永遠把他擯諸門外。可憐糊塗的人類，輕把超性性命送掉，這就是原罪。

天主爲罰人類的罪，讓他隨波逐流。聖奧斯定說：人類犯罪，由複人降級爲單人。有靈動物的人，爲滿足他的慾望，竟拋棄了他的超性。這個超性，是人身上，最寶貴的：因爲爲了它，人不單是天主的東西，且是天主的朋友，天主的子女。超

超性領域

性一失，別的繫於超性上的恩寵，都掃地以盡。

天主是否將不顧墮落的人類，讓亞當的子孫，無盡地飄流於迷津中？

我們不懂：怎樣仁慈的天主，肯使傷心病狂，忘恩負義的人類，恢復原狀。

習於救世聖功的我們，對於耶穌基多，對於他的誕生，慘死，每視若無睹，不以爲異。超性在我們眼裏，彷彿本性。在救世聖功裏，我們已不見：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蹟。看到耶穌基多，我們已不想：他是一出乎尋常的奇人。想到天主救贖我們的大恩，我們已不知當如何屈膝稽顙，表示感忱。受了起死回生之恩，我們對於我們的恩人，仍萬分冷淡，豈非怪事？

無疑地，個中一定有個理由。習見之事，人每以爲當然：生於法國的小孩，豈想他能生於中國，或別的地方。

我們脫出母胎，領過聖洗，超性本性，很自然地是我們身上聯合起來，以至我們也視以為當然。

到底我們很能沒有救主·救世的工作，不是必要的·在迷津中的我們，很能絕無救援·天主聖子，很能不降下世·

路濟弗爾犯罪，沒有救贖·附逆的天神，永閉地獄，也沒有救贖·爲什麼天主獨救我們人類呢？

路濟弗爾和魔鬼，如同我們只犯了一個罪，天主不去救他們，却救了我們·他們是純粹的神體，我們是有形的神體，天主救了我們，却不救他們·爲什麼塵埃糞土的我們，得了救，聰明美麗的他們，不得救呢？不是爲了天主對於我們的萬分愛情嗎？

我們失了當初所得的超恩，天主就決計復還我們·到底這些特恩究竟是什麼，使天主盡他的上智，重新歸還我們呢？

三 救贖

超性就是天主的性命在我們，換句話，人性分承天主性。我們都知道：天主救贖了我們，耶穌降生的獨一目標，在復還我們的超性。

耶穌的重重工作：降生爲人，臥於馬槽，三十年的隱居，三年的傳教生活，苦架，莫非使我們重做天人。

原祖逆命，人爲單人；天主不忍坐視。人家摧殘他妙工，他要予以修補；我們從我們身上趕他出去，他要捲土重來。

一旦天主聖子降生爲人。一聖依納爵在他的神操裏，叫我們默想聖子降孕的時候，深究天主聖三怎樣協商拯救人類的計劃。

戴納想到天主和他的無限尊威，把人比作螞蟻，把天主比

作一鐵面無情之人，搖動他的大衣，絕無顧慮地掃盪他足前的動物。他太不認識天主了！

眷顧着我們的聖三，對於我們不幸的處境，非常關心，亟思解救之方。至尊無對的天主，如何能屈辱至此呢？具有無窮好心的天主，愛人至極，以至達味聖王長嘆道：「人是什麼，至使天主這樣地想念他？」我們真正微而又微的，到底天主是無限仁慈的。

他們在天主
他爲天神不肯做的事情，他將爲我們去實行。問題是：犯罪的是人，贖罪的仍當是人；無窮的罪惡，只有天主可以賠補。於是天主第二位聖子，決來負贖世的責任。聖子取一人性，做人間的人。如同我們，他要有一個母親，一個本性的性命；他也要嘗千辛萬苦。這樣，他的救世工作，因爲他是天主真人，同時是人和天主的工作。

天主降世，因他的人性，才爲我們的弟兄；而我們因我們的寵愛，將爲他的弟兄。他分活我們的性命，使我們分活他的性命。

贖

計劃既定，就開始實行。天神嘉俾厄爾，奉聖三命，來報瑪利亞道：「天主要個母親，你願意做聖子的母親嗎？」「希維致成於我如爾之言，」脫出了瑪利亞的心口，天主聖子就居我人間。

假使天主只給我們一個救贖的符號，恐怕我們未能領悟。古教時，猶太人藏有兩塊刻着十誡的石版。石版總不能維繫他們的信念；依臘爾族的歷史，是一背忘天主的歷史。

古教的空影過去，新教的原形出現：聖子降生爲人，做我們的領袖。他是長子，他是長兄，人類大家庭的光榮；跟隨他的人永不迷陷。

他將示我們當行的路：「我是路，」他是我們的領隊；他的十字旗，中間畫着一個光耀的心，將無遠弗見。

我是光，小子前來吧！路是崎嶇的，到底有我在路上。我只要你把你的腳，放在我的腳蹟裏，信我的話吧！我是真理，領過洗，信我的人將得救。拒絕聽我話的人，將墮落。怎樣，你站於路旁，拋棄擔負，不再前行呢？凡願跟我的人，當負他的十字架，負着十字架的人，才能跟我。

可憐的小孩，你沒有力嗎？我就給你。聖父的性命，因聖洗，降到你靈魂上。這個性命，你當保持它，發展它；保持發展它的方法，就是我立定的各聖事。若你不幸顛仆，你當奮起。我三次跌倒於地，為給你改惡遷善的神力。

我不單立表樣給你看。又給你力量。告解是件最偉大的聖事，可以驅逐你心中的罪惡。一如原罪以後，聖父很能不施寬

贖
救
赦，你犯了一個大罪後，我也能不寬免你。但我慈悲爲懷，不採取這樣嚴厲的手腕；可是深望你不要妄用我的慈悲。你每次犯罪，每次有神父，用我的名義，寬免你的罪。幾時你感到疑惑憂苦，你只要就正於我的聖教會，教會裏的神長。

表樣，法則，扶助，爲你什麼都不缺。你給我說：什麼我能做的，沒有做呢？這一切的一切，無非爲使你活父，及子，及聖神的性命。我的慘淡經營，也莫非爲了這點。你對超性命，還漠不關心嗎？

主，知道了，請加增我的信德，使我一生常握住這些大前提。你恢復了我的超性命，今後我將念茲在茲，永矢不忘你爲我所付的代價。

你還沒有完全明白，對於我的生平，我的恩惠，你的見解，還是膚淺的。我的馬槽，是爲你的；我的納匝肋，是爲你

的；我的傳教生活，是爲你的；我的聖教會，我的聖事，都是爲你的；我的事業的塔頂上，你不見那個光明的十字架嗎？

我在世界上，很能度一快樂的生活，我却不要。一神貧者乃眞福！一我愛貧窮。假如我是富的，你要說我話風涼話。我揀了貧窮：在白冷我一無所有；在苦架上，我一無所有；白冷苦架間，我一無所有。

我很能活於榮華之中，我却不要。一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！一我甘蒙難：孩提的我，人家就想殺我；游行如德亞傳教淑人的我，人家屢想捕押我，用亂石打死我；到處施恩的我，人家每飽我白眼。我受難的時候，亞納，蓋法，黑落德，比辣多，唧唧不絕的猶太人，仇恨，負賣，什麼都有。

我不願再喋喋了：我選了痛苦，我選了苦架，我決意傾流我的血。

現在你該明瞭：我怎樣重視靈魂的超性性命。我的所以自
救卑自賤，到這至極的地步，原期你活一最豐富的性命。

可惜對於我的滿腔熱血，許多人全不關心。路上，屋裏，
廳堂之中，臥室之內，甚至聖堂修院裏頭，到處滿佈着罪，幾
無一片乾淨土。最使我痛心的，是好人的罪。山園裏的我，俯
伏於地，汗血淋漓，就爲了這點。罪太多了，太重了，我被壓
倒了。

我的血，全部的血，爲未識真光的人，爲沒有寵愛的信
友，是白流的。

那個可憐的茹答斯，不是拒絕超性性命的前車嗎？我用盡
各種軟硬的方法，想叫他回頭。我跪在他的足下，洗他的足，
他仍不動；我只得讓他遭沒頂之禍。

我的血，我想總有些價值，人却不惜一盼。人心如此，我

怎樣能不茫然若失呢？

我的母親，我的可憐的母親，也參加我救世的慘劇。她是你的母親，不單因為她愛你如她的兒子，到底也因為你的超性命，是她給你的。

領報的那天，天神嘉俾厄爾，發顯於瑪利亞，請她參加一個偉大的工作說：「天主決定把自己的性命，復還於人；爲此，他決意降世，他揀你做他降世的母親。假如你贊成，世界將得一救主。得到了救主，它就得救。少了你，什麼都不成。你說聲是，一切都成。條件如下：耶穌將死於苦架上，你養育他，所以成全他的犧牲。沒有加爾瓦畧，沒有救贖。爲拯救你別的兒子們，你當犧牲你的長子。你接受麼？一人之死，救贖萬衆。」——主之婢女在茲，瑪利亞子以接受。

她是我的母親，你懂麼？她也是你的母親，她——痛苦之母

贖 救

——在萬苦之中，產生了你。她的一生，她的腦海裏，常浮着我的和你的兩個苦架。我，她的長子，十字架上的血人，常映於她的心目中。

這是我所欲的，因為缺了我的和我母親的痛苦，你得不到救贖。

她的生活的每分鐘，她實踐領報時的諾言。十字架旁的她，不停地和我向聖父說：亞孟，就這樣吧！

瑪利亞在救世大功裏頭的職務，大約這樣。爲了瑪利亞，爲救贖我們，付了重大的代價，現在她在天主座前，爲我們轉達的能力，也當是奇大的。

人類被救了一次，還不够。我們日日有淪陷的危險。瑪利亞的慈目，常望着我們，經她一度救起的我們。她爲救我們，她的次子們，她竟犧牲了她的長子。

列王傳上載：一個母親有兩個兒子，一天，她的幼子，因為殺了自己的長兄，被捕至法堂。法官見證據確切，判以死刑。犯人的母親，聽到消息，急來雙膝跪於法官前，哀號道：「主，我已失了一個兒子，你還要殺我餘下的一個麼？」

我們可設想：當她兒子中的一個，帶着大罪臨死的時候，她定俯伏於聖父足下，向他說：主，我已犧牲了我的長子。爲了他的一切苦難，爲了我的一切苦難，求你救他吧！切勿永遠責罰他！給他一個回頭的聖寵，矜憐我吧！

現在，我們可開始明瞭超性性命的價值麼？幾時人家不識寶物，每就正於他人。我的超性性命，我看它如零。瑪利亞怎樣重視它呢？耶穌怎樣重視它呢？他倆不是兩個明眼人麼？我錯呢？或是他們錯？一定我錯，我當立刻改正我的觀念，立刻從事研究超性性命的真面目。

卷二 天主居於我們靈魂上

天主在人身上的計劃綱要

厥初天主造人，人的本性附着許多奇恩；超性性命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。

原祖逆命，超性性命淪亡。

天主決定復還人的超性性命，但是別的奇恩仍不回復。

爲實行他的計劃，天主親自到世界上來。聖子，聖三當中的第二位，求得了瑪利亞的同意，就降生爲人。憑藉這個救世大功，墮落的人，復爲天人。天主降世，莫非爲到我們靈魂上來。吸引他的，不是白冷的馬槽，却是我們的心靈。他進到我們的心裏，使我們做天主的倉庫。

我們是天主的宮殿

的靈魂，

爲解釋這點，我們在下面要說：怎樣天主用寵愛，使我們

做天主的宮殿，

做天堂，

做第二個基多。

一 我們是天主的宮殿

我們是天主的帳幕，天主的聖殿，天主的宮室，在保祿宗徒的著作裏，反來覆去，不知說了多少回。

保祿的道理，基於耶穌最明瞭的訓話上；「假如人家愛我，我父和我，我們要愛他，要來居於他，使他做我們的居留地，住宅，寓所。」

「我們要來居於他，」「我們」就是父，子，聖神，三位一體的天主。「我們要來，」天主既無所不在，這裏所說的來，自然不是普通的來，而是特殊的來。換句話，到我心裏來的天主，將使我和他，發生朋友的關係。「我們來居於他，」來後即去，已大堪榮幸。到底，來後的天主，將長期居留，藉使我們的天主化，更圓滿，更高妙。在天主方面，這個長期居

留的意願，是帶礪河山，永矢不諛的。只在我們的逐客令下，
聖三才引去。

伯多祿宗徒給當時的教友說：假如他們保持靈魂上的寵愛，他們將永是天主性的分承者。天主性的分承者，這句話，何等美麗，何等清明！我們當如何念茲念茲！

我們屢次默想馬槽。假使這個馬槽，忽然變了一個活馬槽，活馬槽裏，臥着活耶穌。豈不美妙？我們爲了寵愛，我們是活馬槽，藏有整個的耶穌基多。聖誕夜的三台彌撒，第一台象徵：無始之始，聖子生於聖父。第二台象徵：基多生於白冷。第三台象徵：天主因寵愛，生於我們靈魂上。

我們屢次默想聖體。假使供爵，忽然變爲活供爵；活供爵裏，藏着活天主，豈不生色。憑着寵愛，我們是活供爵，藏着耶穌的天主性人性。

一九一四年，在戰雲瀰漫的當中，比國的若干修女，抱着供爵裏的耶穌，逃到荷蘭去。當時她們，都引爲最大的欣樂。但是她們可知道麼：她們的心裏，爲了寵愛，日日抱着天主。

一九一六年，六月一日，某堂失火，本堂神父想冒火去取聖體。一個兵士，叫烏羅來帶送那，先告奮勇，跳過窗檻，携出供爵，交於神父。這個兵得在幾分鐘裏，親手抱着活天主，當如何歡欣踴躍？

我們想到擁有寵愛的我們，常抱着天主，當如何榮耀呢？我們到處抱着天主，不單如同那些修女們，那個兵士，或者如同胸前常掛着藏有聖體的金球的教皇亞立山，抱天主在手裏，我們抱天主在我們的心裏。

我們是天主的帳幕，聖人們常活於這個思想當中。一年一度，我們在大日課裏，念聖女路濟亞的聖傳，判官

問她：「天主聖神，是否在你？」「是的，貞潔熱心的人們，都是聖神的宮殿。」她答。

致命聖人依納爵，答虐王脫拉藏的話，是最著名的。「依納爵，抱着基多者，誰都不能目爲可憐人。」——「你怎樣能自稱抱基多者？」——「因爲這是眞理，我抱天主在我。」

吾主耶穌，對他特別鍾愛的靈魂，也有這樣的表示。

一天，他叫聖女盎才肋：「我親愛的女兒，我的宮殿，我的忻樂。」

聖女日多達禮日的祝文，是這樣開始的：「吁天主，汝以日多達之心，爲一樂意之寓所。」吾主耶穌好幾次向她說：「我揀你，爲居於爾，求我的福樂。」

這些聖女們所有的認識，不是單純的信光認識，到底是一種經驗認識。對於這種認識，我們這裏，完全畧過。若把耶穌

對她們所說的話，貼在我們身上，一定也是準確的。天主真能叫我們是他的宮殿；真能給我們說：「我揀你，爲居於爾。」具有活潑信德的教友，都明白這點。奧利熱納的父親雷奧尼特，常俯身口親他的臥於搖籃中的孩子的心胸。人家向他表示怪異，他答道：「我朝拜居於這領過聖洗的小孩的心中的天主。」

後來奧利熱納自家，論寵愛和超性性命，寫道：「我的靈魂是個住宅。誰的住宅？天主的，甚多的，聖神的住宅。」

「注意這個小傢伙；他是很大的，他懷有天主。」——雨果 Victor Hugo 在這兩句詩裏，描寫了我教會裏最基本，最動心的一端道理、

一個熱心女教友，在長久胎荒後，才得到一個女兒；人家抱給她，叫她吻她的女兒。「不，她說：等一會兒，在她領洗

以後，「這樣有信德的母親，恐怕很少，

鮑德來 Boudier 的態度，也是可風的。一次被傳到法庭上去做証人，因為不見苦像，他拒絕舉手。後來他把手放於心胸上道：「至少天主教在這裏。」

里朋的某軍官，爲了不能去拜聖體，嘗寫道：「爲行一個好的欽崇禮，我深入我心，我朝拜在我心中的天主。我們不是聖龕嗎？」

歐戰前，亞物隆公教青年會的領袖，貝利愛博士，寫道：「整個的教友生活，在恪守這句格言：時時刻刻，和耶穌基督共同生活；信他是天主，好友，心腹，師傅；常常在我們的旁邊，在我們的心裏。」

幾時明瞭了這端道理，人家當怎樣有魄力。人家每分每秒能說，我不是一人，他和我在一塊。

一願你的靈魂是個聖龕，願你在這天主教居住的聖龕前，時時跪拜！——這幾句愈斯德主教 M. J. H. H. H. 的金言，當做我們的座右銘！

二 我們是天堂

這句話，出於聖奧斯定。

一個田仲的聖衣院修女，聖三的依撒伯爾姆姆，給了我們一個天主和人密切結合的好模範。她的聖德，可說全部基於天主的鑒茲在茲。

福煦神父論這位修女說：「她最使我景仰的特點，是她的聖德，在最後解析之下，莫非是寵愛的發展，和聖洗給於我衆的三超德的，逐漸的，自然的，邏輯的結果。」

依撒伯爾修女的聖德基石，我們也不缺。居於她的聖三，也居於我們，並不有分別。所異者，因各個靈魂聖德的大小不同，而聖三的居於我們，有深淺的階級。

聖三對於若干靈魂，自然可以另眼相待，予以特殊的聖

寵，使他們的超性性命，像雨後的春筍，長得蓬蓬勃勃。依撒伯爾修女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到底只在信光的照耀下，我們對於居於我們的天主，已能獲得深遠的認識。這是一個意志的問題，和一個實習的問題。

在天主在我們問題上，有了保祿宗徒的原則，依撒伯爾修女的實行，我們對於這問題，可算已有了重要的見解。

她說：從那天她明白了基多和保祿的一天主在我們，「不是句空言，而是個實際後，她如得至寶，什麼都以它為軸心。」

照她的意思，天主在我們，就是父，子，聖神，三者在她們。她不欲人家同她論天主，如在千里外的天主。她的天主，是很近的；她的三者，就在眼前。她的一生，可包括在下面幾句話裏：「同我靈魂上的賓客們，親密於內。」她常以為擁有天主的靈魂，就是天堂。一活命就是自早至夕，自夕至早，

和天主來往。我們有他在我們，我們的性命，就是提前的天堂。——

「當使我們的天主住宅，盡爲三者所佔。竊以爲這是聖德的秘訣，但是十分簡單的。我們當說我們有天堂在我們。幾時肉幕墮落，我們面對面地享見天主，當如何欣幸呢？」

在她給別一修女的信上，她引了保祿的話：「你們不是客人，或陌路人，到底你們是聖域裏的和天主宮裏的人。」

「這個天堂，是在我們的靈魂的中央。這不是簡單而可以欣慰的嗎？無論何事，在你的慈母的經營中，你能隱匿於這個空曠之地。幾時因你的蝟集的職務，感到分心，爲策動你自己，每點鐘，你可進到你的靈魂中；那裏，住着天客。你又能想下邊的話：你們的肢體，是居於你們的聖神的宮殿；你居於我，我將居於爾。人家謂加大利納瑟納，雖在世俗場中，仍居

於斗室；這是爲了她常活於她內心裏的緣故。」

在她的神操裏，這個觀念，常是她的領導。她寫道：「既然我的靈魂是個天堂，我活在裏頭，期望天上的日露撒冷。」她把這個觀念，又用個最顯明的公式，描寫了出來：「我在地上，已尋獲了我的天堂，既然天堂就是天主，而天主就在我靈魂上。」

天主把特殊的聖寵，賜於依撒伯爾修女，使她收斂心神，常與天主形影不離地活着，花花世界，爲她幾等於烏有。

我們不說：人人都能登造這樣的峯極，到底我們說：依靠天主聖寵，多些少些，人人都能回到心底裏去，祈求居於那裏的天主。

天主在我們
吾主耶穌，一年升天瞻禮日，顯於聖女瑪加利大，給她說：「我揀你的靈魂，做一我世上安息的天堂；你的心將是我

我 們 是 天 堂

的聖愛樂座。一

天主在聖女瑪加利大，聖女有實際的感覺；天主在我們，我們單憑信理的指示。到底天主在我們，如在聖女瑪加利大。

聖師們不斷地談論這端道理。奧利熱納說：「你是天，你將往天去。」聖奧斯定說：「擁有上天主宰的我們，就是上天。」師主篇的作者也異口同聲：「爾之所在，即天堂之所。」花伯爾神父謂：「天主到處是天堂。」聖女德肋撒的所以看見一個有寵愛的靈魂，就會出神，理由也當就在這裏。

她寫道：「天堂不是吾主的惟一住宅，他還有別的住宅，就是人的靈魂；人的靈魂可稱爲第二個天堂。」

聖女德肋撒在聖衣院創辦史裏，從神秘方面 Du point de vue mystique 論天主在我們，和疇昔的學者，初無一致。但是

她時時指出神學的論據。她論奧利熱納的「你是天」的時候，

她說：「我們的靈魂，是個小天堂，那裏住着天地的造者。」
「看到萬千光明偉大世界的作者，竟自閉於我們的靈魂的狹小住宅中，不是最足稱奇的嗎？」

聖伯爾納都論靈魂，寫過下邊幾句話：「爲了它的原始，不單當叫它是上天的，還當叫它上天。」

自然，這個天堂，和榮光的天堂，不無分別。我們現世藏珍寶的器皿是暫時的，來世的是永久的。這個現世的天堂，是無形的，天主雖在我們目前，我們的官司不得接觸；信光和榮光間，橫着一條鴻溝。

瑪利步易理 Marie de la Boullerie 在她的初領聖體前的避靜裏，聽到下面一句話：「我們的肉軀，是一層阻我們見天主的帷帳，一極爲感動。寵光榮光之間，隔着這塊帷帳。死日臨頭，我們的肉軀的帷帳一倒，我們就要灼見。」

我 們 是 天 堂

天 福

憑藉寵愛，我們有得天堂的權利；憑藉榮光，我們實際享
假使我們認清問題的面目，前途當有萬丈光明。我是天
堂，我當使我的天堂，日臻完美。我們在世上紛紛擾擾，莫非
爲得到天堂，別的都是歧路。

三 第二個基多

有寵愛的靈魂，不單是天堂，天主的帷帳，還是第二個基多。

凡做基多徒的，都當勉為第二個基多，就是到處以基多之心為心。

領過洗的人，還可進一步，做第二個基多，就是使基多同基多徒合成一體。保祿宗徒說：「活者已非我，活於我者是基多。」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？許多學者認為基多因聖體聖事，活於我們靈魂上。在保祿的心裏，這當指吾主耶穌，從他天主性方面講，賴寵愛，居於我們靈魂上。這句話，照字面講，像過於美妙；所以許多人，每把它換頭改面，限制其範圍。

真正的學者，絕無顧慮，簡直暴露其真相。貝拉神父寫

道：「這裏保祿宗徒所論的，是神秘的一體，爲什麼人家偏要說假借的一體呢？」我們該當相像基多，不但因爲基多取了一相像我們的人性，到底因爲他給了我們各人，一等於他的性命的性命，天主自己的性命。

爲此，做基多徒的，採取基多的外貌，是好的；採取基多的內心，也是好的；到底最好做成第二個基多。

基多活聖父的性命，「我和聖父是一個。」我們該當活聖子的性命。「俾成一個，」這是天主的公式，在這個公式裏，描寫着我們的超性性命。基多所活的性命，無非是天主的性命。我們當活的性命，是基多的性命。爲了基多的性命，就是天主的性命，我們的性命，也就是天主的性命。

吾主耶穌爲解釋這端真理，採用了這個比喻：「請看一株葡萄樹：在它根裏和它枝裏流的精液，是同一的，樹枝活着樹

幹的性命。樹根，樹幹，就是我；樹枝，就是你們。在我，有整個的天主的性命；在你們，只要你們和我的關係常保持着，天主的性命，也就川流着。」

聖保祿選了別一個譬喻：「試觀一個身子和它的肢體，在身子裏和肢體裏，流着同一的血液，活着同一的性命。肢體的性命，來自身子；肢體同身子一分開，就無用了；就要枯，就要死了。只要肢體附於身上，肢體賴身子流來的血液，才能活能動。基多的性命，變成我們的性命；這基多的性命，既然是天主的性命，你的性命，爲了你合於基多，也就是一天主的性命。願你們永爲基多的肢體。」

人家能設想：父，子，聖神，如一無邊無岸的海。爲了天主的無窮仁慈，這條海，流入耶穌人性的積水池裏。在基多，藏着父，子，聖神，整個的性命。

聖洗的目的，在使我們接於神聖的積水池上。龍頭一開，積水直流，直至相平才停。不同之處，在一面容量大，一面容量小。

領了洗，我們就得從基多輸來的超性性命。犯了大罪，龍頭告閉，我們和基多又相隔了。真心告解以後，龍頭重開，活水重流。

這個比喻，大概可以告示我們，因耶穌基多，同天主的來往。只要我們繫於基多，天主就活在我們。聖教經文裏各祝文的結尾，劃一不二的，總是爲我等主耶穌基多，也就爲這點。我們靠基多得天主化，我們得自天主的一切，都當經耶穌基多的手。

葡萄樹身樹枝的比方，對於失去超性性命的靈魂，像更貼切。死的樹枝，缺少精液，只好當柴燒；人死的時候，若靈魂

上沒有寵愛，則當受永罰。或上升，或下墮，沒有中間。

聖奧斯定說：「基多徒最當引爲怕懼的，是和基多的妙身分離。實在一分離，他就不是肢體了；不是肢體，就受不到聖神的生活工作。」保祿宗徒說：「沒有基多之神的人，不是基多的人。」

世界最要緊的事，就是我們常常接於基多身上，根於基多身上。這樣，他的性命——天主的性命，——才能流入我們身上。在基多的天主性命，和在我們的天主性命，雖是同一的性命，也有不同之處。

基多的天主性命，是整個的；我們的天主性命是分得的。基多的天主性命，根於先天；我們的天主性命本於承繼。基多的天主性命，得於降孕的時候；我們的天主性命，得於領洗的時候。基多的天主性命是不能失落的；我們的天主性命，是能

失落的。

這裏，我們更當注重於基多的天主性命，和我們的天主性命的同點，比兩者之間的異點。因為自信為第二基多的人，少失之於過，多失之於不及。

聖伯爾納都給手下的修士們說：「背吾主耶穌的小驢，仍是小驢。」這句話可以限制過分張大天主在鑿者的口。我們有限的受造之物，並不能因天主居於我們，而變成無限的天主；我們仍是受造之物。汎神論絕對不能混入信理的領域。

習慣默想天主在鑿的靈魂，深知步基多後塵的難處。聖女德肋撒寫道：「人們瞻想所受的聖寵，更明白自己的卑鄙。他們彷彿載着重量過度的船，深懼沉淪水底。」

并且失落神客的可能性，更使他們一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「這個觀念可使他們極度注意自己的行動，從自己的軟

弱裏，尋求能力，務使不要爲了自己的過失，失了一個所以更中樂天主的機會。天主給他們聖寵越多，他們越是怕得罪天主，越是不肯信任自己。——

辣彌愛爾神父嘆息道：「許多教友，雖信仰天主的諾言，仍未能燦爛地予以接受。」

又說：「無疑地，他們怕過分稱頌好天主的好。他們幾時聽到天主給他們說：他們被召爲天主性的分承者，耶穌基多的義弟，基多妙身的肢體，聖父的兒子；他們在世時，就要活一天主的性命，使得將來享受永福；他們以爲這都是假借誇張之辭。」

天主在我們
在地堂裏魔鬼給原祖父母說：「你們將要如同天主。」他的話是虛話。因得寵愛，確確實實地，我們變爲天主的兒子，神人，第二個基多。

有人寫道：「人家給我說：我是一對男女的兒子，我很詫異，我信不止於此。」試問這樣想法的人若干！

天主居於我們的道理，因為是一端中央道理，使一切各得其所，你只想天主在我們，豈不忘了耶穌基多，二千年前生於茹達白冷的耶穌嗎？聖女德肋撒是神修學的權威，有一時，她在她的默想裏，放棄了耶穌人性的種種奧蹟，到底並不有什麼翻悔。并且當知論天主在我們，耶穌基多也有他應得的地位。聖子降生爲人，無非爲同聖父聖神，進入我們心靈裏去生活；而使得我們同他，同活天主的性命。

耶穌基多，照他的天主教性，和聖父聖神，同是我們救援的動因，Cause efficiente 同居於我們靈魂上。

耶穌基多，照他的人性，是我們救援的工因 Cause instrumentale 換句話，耶穌的人性，就是耶穌所以救贖我們的工具。

耶穌基多，照他的人性，是我們救援的受因 Cause méritoire 換句話，我們的救援，是耶穌的苦難給我們爭得來的。

耶穌基多，照他的人性，又是我們救援的模因 Cause exam-
plaire 換句話，我們爲保持寵愛，爲獲得永福，亦趨亦步，只
要踏入他的足印裏。

我們幾時論我們的救世主時，不要忘記：他來，不過所以
使我們更接近天主。

那個遠被時間空間隔開的史地的基多，已能使許多人如見
基多，親密往來。當知現在的我們，已在當時的耶穌的面前，
但是當時的耶穌，並不在現在的我們的面前。

相反，父，子，聖神，實在在擁有寵愛的靈魂上。那末，
人天之間，不是更親密了嗎？爲同天主談話，爲同天主活命，
我用不到什麼像司的工作；一個信德行爲就行。

多基個二第

密，那定是咎由自取。
天主並不遠，就在我心裏。
那末，假使我還不能和他親

四 實現我們的特恩

在一個偉大基多徒，奧來拉伯呂納的雜記裏，有下面一段感想：「藉着天主的聖寵，我是一個信友。我們知道什麼是信友嗎？做一個習性和覺性的信友，還不足；我要在光明之中，在熟思審擇之中，做一個信友。我渴欲想見我之爲我，深深記念和研究一切原則。」

世界上，這樣忠實的信友，我想不多，大半是庸淺的。不識實現我們領洗時所得的特恩的信友，都不能算十足的信友。

天主憑着聖寵，居於我們。狹義地講起來因爲我們感覺不到，爲我們，如同他不在我們一般。實現，在具見我們所有的事物，和在於我們的事物。問題不在放進去，而在找出來，使

在我的一切，有利於我。因為藏有珍寶而不知，或知而不用，與不藏珍寶何異？

或要說：只要我活於寵愛之中就好了，研究寵愛的性質，有什麼用？只要我沒有罪，就行了。

你若活一單純的本性性命，那一定用不到埋頭於寵愛論中。但你要活一超性性命，你不可不去研究；因為你若不識超性性命的意義，你的超性性命，一定是式微的。

假使我們對於天主的禮物，多些認識，我們當更有生色呢！

可惜，為明瞭這個天主的禮物，有個大障礙：無形世界裏的一切，每不易促人注意。為此，第一我們當篤信在我們的一切實際情形。

你不要說：我一些感覺不到，所以一些也沒有。有形世界

裏的許多實際，若食物的消化，血液的流動，我們還感覺不到，怎樣我們想感到無形界的種種實際呢？我們當深信這一切實際的存在。

我們已死的親友，並不化爲烏有，但是我們已不能見了。一個因病舌結的人，我不能說他，爲了不能運用言語，把他的思想傳達出來，沒有思想。

無形的世界，比有形的世界更高貴。所以保祿宗徒勸我們不要活於世上，要活於天主：「我們的談話當在天上，」又勸我們活——隱藏在天主的性命。——對於「無形的實際，像目睹一般。」我們看無形世界，不當以爲遼遠的，將來的；到底是切近的，現在的。只識徘徊於有形世界，而不知徜徉於無形世界裏的人，他所活的性命，是一殘破可憐的性命。

牛孟對於這些觀念，倍切關心，他把一切，括於下面兩條

裏，（一）許多事物存在着，我們知道它們存在着，可是我們並不爲此，看它們真的存在着。（二）許多真理的話，打擊過我們的耳鼓，我們也信以爲真理的話，可是爲了完全是圖案式的，實際上如沒有聽到一般。

幾個例子，譬方一點鐘，爲那個不以貼於實際情形的人，是指六十分的和，爲那個用以貼於實際情形的人，則可隨環境的不同，引起許多思想。人家很能這樣想：一包有六十等分的一個鐘點過去了。一分鐘裏，大約百人入世，百人去世。百把個的呱呱啼聲，百把個的長吁短嘆！一點鐘裏，六千隻搖籃，六千個棺材！

譬方十字架三字，在若干人心裏，不過是個兩木垂直相交的架子，或是算學裏的加號。在若干人心裏，則可這樣想：一個十字架，有一天發生了作用！一個真的木十字架，一次，在

山頂上，發生了作用！在總懸着死耶穌的十字架上以外，有過一天，在一個木字架上懸着活耶穌，他被釘着，流着血，爲我而死！許多字，習慣成自然，在我們腦海裏，引不起什麼波浪。到底，能有一天，因我們的奮勉，它們可以興起，萬丈的銀濤雪浪。

聖依納爵在他的神操裏，勸人家幾時一事動心，不可輕易放過，然當深長地加以體味。牛孟寫道：「爲覺察事物的本來面目，我們當經過極長的時間，拾級而上，逐漸學習。」幾時對象是有形的，我還當這樣；則對於無形的對象，更當怎樣呢？

一個觀念，不容易進入我們心底。它彷彿飄流於洋面上的遺物，日久天長，在浪頂波峯上，掙扎以後，鹽，珊瑚，海藻，蚌殼，漸來和它打成一片：最後，才沉於海底。這就是依

納儻所說的深長體味。

在我們的腦海面上，浮着不少的思想。欲它們下去，先當使它們和我們腦海底裏升起來的，已經成熟的思想，打成一片，然後可以告成。

無疑的，若干靈魂的消化工作，很高妙迅速。但是出之以恒，任何人都能得到相當的成績。不要忘記，這裏所論的，是普通的神修階級。

天主嘗把奇恩，賜於若干靈魂。聖女瑪加利大，習覺吾主的在鑿。一天，舒騷的護守天神，給他說：「注視你的胸口，你將有所見，」他見他的肉軀，頓成透光物，天主居於其中。耶穌向加大利納瑟納說：「你是烏有，我是本有；你看在你心底裏的我，你將認識我是你的造物主，你將是有幸福的。」

我到聖堂裏去，吾主耶穌居於聖龕之中，我雙膝跪地，朝

拜我面前的耶穌。對於在我們心裏的天主，爲什麼不同樣去做呢？

盤松主教 Mgr Hugh Benson 傳他的一個英雄，這樣寫：「他到堂裏，開始常先引起一個棄絕有形世界的意志，在後，努力降到自身深處；不久，琴聲，脚步聲，膝下的硬板櫬，爲他，都化爲烏有了。他只覺一個心跳着，一個靈魂產生着不斷的想像，後來他做一個新的降落，於是他的被在鑿者吸住的心靈，馴良地服從它們的主人翁的命令。他長久地，這樣跪着。現在，他正在他努力求來的道路中；在那裏，聖教會和她的妙蹟，都現於內心。」

我們在天主
一層，就是把一個對於枯骨的實際公式的單純信仰，化爲一個熱烈信仰，而使他的全部動作，浸沉於那個公式中。

這未免苛求於人嗎？人如何能都像奧來拉伯呂納，常這樣自問呢？「藉着天主的聖寵，我是一個信友。我可知道什麼是信友嗎？我常想麼？」

想到天主在我，我當如何興奮呢？「天主不離開我，天主與我偕，天主在我，他愛我；我和基多，心心相印；他的精神，如一陣輕涼之風，在我身上拂着。我只要聽，只要從；我只要認識，只要咀嚼；我只要信任，只要仰望；我的性命並非是一個我當捨以隨主的他鄉之容；他自己也取了它；他收我做他的肢體，他就把我的性命，做了自己的性命。我同他和它，打伴前行，拒絕邪惡，尋求成全。天主在我，不單不使我在我的職務上分心，并且更使我奮勉有加；因為我的工作，就是他的工作。」這段帥爾的朗才氏的言論，*Sertillanges: La vie en*

Présence de Dieu 你看如何？

原來人的最偉大處，不在天主，不在活於他的天主嗎？

人家每詫異；怎樣現代的一切，都染着還俗主義的色彩。

若使或問：一假如世上，沒有超性階段；苦架救贖，都是夢想；耶穌基多，是個謎；世界上當有什麼變動？一人家恐怕要不知何對，或者要答道：一絕對沒有變動，或變動很少。一

這個世界惡化的責任，大一半應由我們基多徒負擔。因為我們懷着至寶，不識予以開發，公之於人。

奧柴那，在一八三四年，曾這樣痛責自己：「到如今，我覺我雖沒有放棄我宗教信仰的實行，但是我心中對於無形世界，和真實世界的觀念，未能相當深切。」奧柴那的話，盡出於一謙抑之心。我們怎樣呢？

現在亟當活現我們的特恩，同耶穌度一縝密的寵愛性命。

盧文楷 Leuwigard 說：「唉！我的靈魂，你並不孤獨；天主教

你的耶穌，生活於你。你是神化過的。——披着檻襪衣衫，最可憐的肉軀裏，最簡單的靈魂，爲了所得的寵愛，是燦爛光明的。它是不死的宮殿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三位一體的天主，居於其中。——是否可能的？是否可信的？一個有寵愛的靈魂，實在擁有聖三，覺察天主在他的身靈上，能愛他，如婦之愛夫。——唉！人雖爲了他從灰塵裏出來的肉身，是無窮卑賤的；但爲了他因寵愛得來的超性性命，是無窮偉大的，無窮雄壯的，無窮尊貴的。——

爲什麼人定欲栖栖皇皇，自己斲傷自己呢？爲什麼偉大的人，決欲活一卑污生活呢？

照德爾多良的話，天主造人，在一個肉身一個靈魂之外，還給他聖神。那末，假使我們活命，實際上不兼顧三者，不是一種罪惡麼？視人而只見單純之人，豈不大謬？

天主化的人，怎樣可活一滿帶還俗主義色彩的性命呢？怎樣可讓還俗主義，放肆猖狂，而不加干涉呢？天主當是我們個人生活，社會生活，和國際生活的主人翁。

現在人家正埋頭於驅逐天主，抹殺天主，俗化人類的工·作·叫人忘記超性階段，就是定人永罰·受永罰的人，就是永遠不能再天主化的人·地獄是什麼？不是還俗主義的王國嗎？

做天主的子女的我們，再不要活俗人的性命了·活天主的性命，助人活天主的性命吧！或以爲整個的公教面目，——這有些像古怪的，——比片段的公教的面目，更能吸引俗人·

辣德利神父論我們的超性特恩，嘗這樣寫：「假使這一切的一切，是真實的，人們不將多事思索嗎？我知道，人們習於寶物之中，走馬看花，不知注意·天主在人心裏，不是寶中至寶嗎？可是誰去注意？誰去關心？韋納龍說：「同他們什麼都

不要說：他們什麼都不見，什麼都不想。」

帥瞿爾主教道：「一總領過聖洗的人，本當和心裏的上賓，共同生活。唉，實際如何呢！不過千中之一，萬中之一

吧！」

我們快起來，活個信友當活的性命，且助人發展這個性命

吧！

卷三 死罪與同天主絕交

天主在我們，從積極方面，我們已列論過了；現在我們要從消極方面去研究：我們犯了一個死罪後，我們和在我們的天主父，子，聖神間，有什麼現象發生。

一 與天主父絕交

某富翁，在路中，發見一個窮人家的小孩，收以為義子：撫養，教育，百般照拂他。飲食起居，交接來往，無異於己出。假如他始終忠信，富翁將傳以產業。條件是很簡單的，就是不離開他的家庭，不出賣他的恩人，和他的利益。

天主在我們，
我們，自立為主人。結果，陰謀流產，富翁依舊保持着他的勢力

財產；但是那個忤逆之徒，永遠被擯於外。「你去吧！我不認識你！」

這個比喻，把天主提拔我人，和我人恩將仇報的情景，描寫得很的當。

當初天主造人，把人從本性階段上，提到超性階段上，給了他許多奇恩；又許：假如忠信到底，將予以天堂的產業。可是人聽了魔鬼的謊話——你們將如天主——想打倒天主，爲了私利，犧牲天主的嚴命。結果，特恩被削，逐出天堂。

帥瞿爾主教，在他的「簡單故事」裏，有下邊一則：大市場中，一個父親失了他的愛女。經過長期的找尋，仍無影無踪。四年後，他在倫敦續行偵察，在角力者的舞台上，發見一個女兒。無疑的，這是他的女兒。他亟攀登舞台，呼他的女兒道：「我兒！」久經離散，深染惡習的她，冷笑道：「你是我

天主在我們

的父親嗎？我不認承你！我的真父親是他。——當時她手指爲父親的那個浪人，已前來干涉，不肯放棄他的贓物。

人爲了聲色之樂，背棄慈父，陷入賊魔手中。賊魔把他的犧牲，顛之倒之，玩弄於股掌之上。他常躲避天主的耳目；天主並非不知道他的所在地，不過幾時借良心或司鐸的聲音，呼喚他，被惡魔包圍的他，像聾子一般，掉頭不顧。

假使放棄天主，爲獲得一有價值的東西，那也罷了。可是每爲了涓滴之微：比方一句非禮之言，一個非禮之念，聖奧斯定向罪人說：「怎麼你足於天主，而天主不足於你呢？你還在外邊尋求虛無麼？快起來，去尋求在你身上的至善！」

天主在你身上，這樣近的天主，我們若仍不之愛敬，則我們的罪過，應當加重一等。

背後得罪天主，容或還有可以曲解之處。當面得罪天主，

得罪一在我們，和我們二而爲一的天主，那真太胆大妄爲，昧於禮義了。

被竊小孩的不承認他的父親，情有可願。我們怎能說：我們沒是切實認識過天主，天主待我們有什麼不好呢？

一個靈魂，一脫離天主的手，天主立刻設法去找他。他知道我們的苦境，常在我們身邊打盤頭，尋求機會。他伸着兩手，苦口婆心，不停地提醒我們。他每用最懇切的口吻向我們說：「我兒，這是我，我，你的好父親，我勸你，及早回頭吧！你可知道嗎？我要你仍做我兒子的心，是怎樣熱切的？」

聖經上蕩子的父親，和帥瞿爾主教所說的那個不幸女兒的父親，對於他們的子女，是怎樣慈愛的？但以比諸天父的慈愛，那不過是個影子吧了！

古教時，天主對於依臘爾人的態度，真是現在天主對待罪

人的寫真。

這個被簡的民族，絡繹不斷地違犯天主的命。天主寬猛相濟，使他們就範。依臘爾人，每執迷不悟；有時雖表示悔改，但不旋踵，復陷於罪；天主，天主的先知，都不在他們眼裏。天主愁思滿腔，憤忿地道：「依臘爾人，那穀了，到如今我叫你：我的百姓，從今以後，你再不是我的百姓了。」

沒有幾時，這個盛怒的天主，翻悔了，依臘爾人一認錯，他不得不改變他的計劃，就寬免了他的子民。天主的這種態度，在古經上，不知有幾百次。

吾主耶穌，用許多比喻，描寫聖父對於罪人的深衷。一個婦人，失了一塊銀錢，翻箱倒篋，打掃全屋，盡了搜尋的能事。

牧童失了一隻羊，立即出發，奔波勞碌，荆棘叢中，空谷

懷裏，逐一搜索，終於荒山脚下，找到了他的垂死的亡羊。叫它的名字，不斷地摸撫它，終負於背上，領它回棧。

這一類的比喻，在耶穌的口里，像分外有聲有色。不是他說的嗎：「九九個義人給於天廷的快樂，及不到一個回頭的人所給的大。」那末，天主如何熱願復還我們超性性命的心理，可見一斑了。

某神父在他的四規道理裏，講完了善牧的比喻後，看見一個工人，前來請他聽神工說：「這個善牧尋羊的故事，使我有感。我想那隻羊，就是我。」

是的，幾時我們犯大罪，我們就是亡羊。

二 與天主子絕交

死罪對於天主教，是個忤逆不孝；對於吾主耶穌，是個棄信背誓。

失信背約，無論國際的，國家對於公教的，人對於天主的，都是同類的罪惡。我們對於吾主耶穌的誓願，是最莊嚴神聖的。

初領聖體的那天，我們當衆申明要棄絕魔鬼，跟從耶穌基督。這個誓願，不是爲一天，或一星期，或一年，或二十年，我們說要永久跟從耶穌基督，那末，這個誓願是爲一生的，永遠的。

天主在我們
星移物換，時代的巨輪，逐漸轉過去。一天，疾風猛雨，魔鬼的巨掌，忽然把我們打倒，這就是我們看誓約如廢紙。

原來這個誓約是雙方的。誰把它撕得片片呢？從前人家說：「我棄絕魔鬼，我永久跟隨基多。」現在人家說：「我棄絕耶穌基多，我跟隨魔鬼，耶穌呢，我否認他，我再不要他了。我要魔鬼：從今以後，他將是我的主人翁。」

這樣的話，雖沒有出之於口，但實現於行爲中。人犯大罪的時候，斬釘截鐵地，明明吻抱魔鬼，謝絕基多。

公審判的號筒吹處，往古來今的人，都要集於威儀赫赫的基多大法官前，未經痛悔的罪惡，都要受相當之罰。「你既自甘墮落，就照你的意願吧！你既要永遠同我脫離關係，你我就永遠隔別吧！你去吧，我不認識你。神聖的符號，你既自行拉去，在你身上，本當你我共處的，今後只有你一人了。你永遠這樣吧！永遠保持你的你吧！我走了，永不再會了！」

初葉的聖教，欲使教友們對於這個誓願，有個深刻的印

象，習行下邊的禮儀。新教友在領洗後的八天里，常披着白袍。現在神父付洗後，把塊白紗，罩於新領洗的頭上，就是這個禮儀的痕跡。他同時向新領洗的說：「你接受這件白袍吧！希望你上耶穌基多法堂的時候，仍是潔白無玷的，初領聖體的白袍，或背上的白紗，取義相同。

我們對於守身如霜的誓願，如何實踐？領聖洗那天所穿的白袍，現在還白嗎？

王大肋人作亂時，叛教者哀比陶花爾，不斷磨難一個熱心的六品。這個六品，不勝其擾，想法得到了他的仇人領洗日所穿的白袍。一天遇見了他，展開白袍，向他說：「你看，你認識這件袍子嗎？你糟蹋它，它在審判的時候，將是你的原告，希望你注意！」

假使做我們的犧牲品者，和我們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也

罷，可是我們的所以爲我們，一切都當歸功於耶穌基多；并且這一切的爭來，他受盡了人世間的極苦。

基多的苦架，基多的寶血，都被大罪弄得沒有用。基多的真兇手，不是鞭耶穌聖身，唾耶穌聖面，穿以社袍，戴以茨冠，用大鐵釘釘他手足，用蘆葦敲他頭頂的羅瑪兵，却是犯大罪的我們。

某座堂裏的大苦像，行將脫落，本堂神父，就去找個鐵匠，叫他把苦像釘釘好。鐵匠放穩梯子，拾級而上，升到掛苦像的地方，這個長久不守教規的匠人，忽然良心出現，感到一種懊喪，兩眼流淚，他的握着鐵鏈的手臂，像麻木了。他回頭向下邊站着的本堂神父說：「神父，我不能幹，我實在不能幹。」

當我們受魔鬼攻打的時候，假使我們存想基多的苦難，我

們的顛仆，當不至疾如閃電。

聖多明我傳裏，有下邊一段記載。某個帷簿不修的女子，一夜偶然獨居，忽聞叩門聲，她就去開門，進來的是一個面清目秀，生得很漂亮的男子，到底他滿面愁雲。女子請他用飯，他就應聲入席。說也奇怪，客人坐處，檯布飯布，都染血跡。女子給他換了一塊飯布，一剎那頃，又滿幅是血。女子就懂得這個客人，就是被釘於加爾瓦畧山上的救世主，這個血，就是贖罪的血。

這段記載，是否事實，可不必問。但是它描寫的，一定確切的。死罪是背棄耶穌，加以極刑。

三 與聖神絕交

聖洗聖事一面使我們變成天主的兒子，一面使聖三居於我們靈魂上。假使我們能默想聖洗聖事的各樣禮儀，我們對於天主在我們的道理，當有更深切的知識；因為它們都含有豐富的教訓。

抱來一個應當領洗的小孩，爲了他還沒有進教，暫當留於堂前。神父先提出若干嚴重的問題，代父母逐一肯定地代爲答覆。

神父面對小孩，向魔鬼說：「污穢之神，去吧！出離這個小孩，讓位於聖神吧！」這是天主在我們的起點。

魯意聖王幾時簽字，每加包矮西·包矮西就是他領洗的地名。爲什麼聖賢們對於他們的聖洗，每拳拳不忘，而我們則漠

不關心呢？

魔鬼懂得很清楚，在他被迫出離的路中，常不停地回顧，想乘機而入，再予霸佔。他絕對不能攻擊聖神，到底能攻擊我們，使我們陷於重罪，迫走聖神，而遂其復辟的野心。聖魔鬼，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彼此猶如冰炭，不能相投。

魔鬼想陷基多於罪，領他到一高山頂上，手指着花花世界，給他說：「這一切，你若伏地朝拜我，我盡以給你。」這幾句富於誘惑色彩的話，不單是爲基多而發的；魔鬼爲攫取我們的靈魂，什麼代價都不愛惜。『若失靈魂而得天下，何益之有？』天下怎麼比得到靈魂的尊貴呢？

一人陷於誘惑，犯了重罪，外表面上，和有寵愛的人，不見有什麼分別。到底實際上，九天九地，有霄壤之別。

在大罪人的靈魂深處，忽發現一個逐客令。付聖洗時，神

父向魔鬼說：「污穢之神，出去吧！讓位於聖神！」大罪人向聖神說：「去吧！聖神，我再不要你了。去，我趕你走，離開我吧！讓位於魔鬼吧！今後我要這污穢之神，做我的主人翁。」

在我們這文明時代，文明區域裏，負魔鬼的人很少。只在遠方傳教區內，還時有所聞。天主不輕許魔鬼玩弄我們的身靈；到底，你若深加思索，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。

實在有大罪的人，既然有魔鬼盤踞於他的心裏，都可稱負魔鬼的。

法國大教難時，若干人，手持利斧，打開堂門，驅逐信友，逼走天主：這是一種褻聖的行爲。

歐戰時，法國聖教，也遭了蹂躪。敵人的礮火，描準天主的聖殿濫轟，使天主走流徙之路。這也是褻聖。

大罪人不是從一磚石的聖堂裏，到底是從一生活的聖堂，
——他的靈魂——裏，把天主趕出去。你看他的褻聖的罪惡，不是
比較更大麼？

聖神的聖，不亞於吾主耶穌的聖。聖神在我們心裏，一如
耶穌在聖龕裏。

爲什麼人家每這樣輕易放逐聖神呢？前提的前提，豈不是
因爲忘了天主在我們活着，我們是天主堂的大道嗎？保祿宗徒
要教友們疾惡如仇，終身聖潔，常向他們提出這端道理。

我們現在當明了的，不是天主在我們的見解，怎樣可使我
們不陷於罪，到底是天主在我們的見解，怎樣可使我們和天主
的來往，日形親密。

天主在我們
們我
子，聖神的個別的特點。庶幾羊棗菖蒲，可以在人所好，特殊

與聖神絕交

地子以採取，

卷四 我們與在我們的天主的來往

照上面所說的，我們對於我們心裏的上賓，當有一密切的交情。師主篇的作者，直說這個交情，當是出乎尋常的。

我們有意不談天主靈魂間神秘來往；我們所談的，是天主靈魂間通常的來往。為祛除能有的誤解，我們想替天主靈魂間神秘的來往，下個定義。

在關於我們所論的範圍裏頭，神秘的來往，或指我們的五官三司，奇異地受到擻拔，能出乎尋常的感覺，居於我們的天主。在這一點上，單憑信光的認識，是通常的；兼憑直覺的認識，或較明較暗，或較長較短，或較高較低，都是神秘的。

神秘的來往，或指因寵愛，已居於我們的天主，採取別的方式，——比如利用他的人性，——表示他居於我們。那末，一切

加強，改變，刷新通常來往的現象，都是神秘的。

我們對於這兩種來往，雖加以區別，我們並不說：這兩種來往，不相聯絡。實際上，通常的來往，每是神秘的來往的先河。神秘的來往，每是通常的來往的大成。

超性性命，同是人天間，通常和神秘來往的基礎。格郎邁仲神父 De Grand-maison 說：「比方一個有寵愛的教友，利用本性的方法，對於自己的靈魂，得有一種直覺；實際上，他的直覺，已彷彿神秘來往裏的曙光，但仍覺不到神秘來往裏的甘飴，和超性的恩惠。」

若干根本的見解，一經說明，請看什麼是教友同天主父子，聖神的通常來往。

一 同天主父的來往

辣德利神父向在大罪中活命的人說：「你當明瞭，你做這樣的人，不是天主所要的，也不是你自己清醒時所要的。到如今，你把你的性命，弄到什麼地步？你的神聖的過繼職銜，放在那裏？在行爲思想上，你像不像天主的兒子？——不——那末，流淚痛哭，哭你被摧殘的，空虛的性命吧！在你的第一滴眼淚裏，你要找到天主。」

習常保持着寵愛的靈魂，可曉得做天父義子的幸福麼？爲了他，他是天主的義子，他才有天主的性命。這性命的發展，一以我人先天的性體爲範圍，一以我人後天的功德爲範圍。

俗世的過繼，單是一個外表的法定問題。自過繼之後，一人卽得以其繼父之姓爲姓，而獲有財產繼承權。但彼此並不以

此而血脈相通。

神聖的過繼，使我們實在活天主的性命。伯多祿對於這端，有最好的見解，他說：「使我們分承天主之性體。」

雅鮑神父 L'abbé Chabot 給一個青年教友說：「耶穌基督許於我們，和給於我們的高等性命，無疑地，就是天主自身的性命；它的來源，彰明較著，不庸喋喋。它一如聖子，是從聖父的懷中，流出來的，它，曾經聖子的擘劃經營，而且是他的苦難，為我們得來的。從這個泉源裏，聖神隨意輸將，并且運用他的奇妙的默感，使在我們的天主性命，縱橫活動。這樣，一衆受到這性命的人，都變成天主的兒子。一凡茲諸人，匪由血氣，匪由肉情，匪由男慾生，獨由天主生。一我們真正分承天主之性體；一粒神聖的種子，在於我們，我們在身上擁有天主。天主之神，在我們身上活動着，導引着；變化我們的天

主，一如透徹黑鐵的烈火。我們充滿天主之神，我們是活天主的宮殿。」

這段文字，把我們的超性性命的歷史，和我們同聖三應有的來往，說得非常中肯。

一句話，我們實在是天主的兒子。那末，自然的結論，我們當有孝愛之忱。

一個只以造物主自居的天主，和我們的慈愛的天主，當如何不同！一個遠在天外的天主，和一個近在我身的天主，當如何迥異！

人本是奴才，現在一經過繼，他不單能稱天主爲父親，直能稱天主爲他的父親。

現在人是耶穌的兄弟，耶穌和人，能同聲向天主說：「在天我等父者！」人的血脈，就是耶穌的血脈；耶穌的血脈，就

是聖父的血脈。耶穌是聖子，人是繼子；因為耶穌是聖父之子，是先天的——就是爲了他和聖父共有的性體，——人是聖父之子，是後天的，——就是爲了我們所得的寵愛。到底，我們實在也是天主的兒子：「天主因他的聖子，自由地產生了我們。」

因爲我們是天主之子，天主遣聖神，到我們心裏，使得我們能用父親的呼號。也因爲我們是天主之子，我們就有天產的繼承權。

我們的長兄，不欲佔爲獨有，相反，他降生到世界上來，爲使得我們和他共同享受。他的升天，不是爲我們預備一個位置麼？有一天，他將乘雲降來，領我們同登天府。這個浩盪的星天，光明燦爛，無片絲雲霧，決不是我們現世侷促的，晦暗的靈天可比的。

死是什麼？死是陟坐父親膝上的一躍。我們的現狀，是臨

時的。聖賢們每嗟嘆充軍的時期太長，就爲了這點。一旦，我們的現狀打破，在彼天鄉，我們將是天主的光榮的自由之子。

預定的鐘聲響處，一切應當淪亡的東西，都要被生命打倒。天主爲我們的光榮的將來，都預備好了。聖神，我們高等性命的原動力，就是這性命的保證。那天，就是偉大合一的實現日。

基多到世界上來，無非爲把聖父的性命，交給我們：希望這個性命，發揚踔厲，將來輝光奪目，永永無疆。基多不是曾向聖父這樣求過嗎：「我的父親，如你在我，如我在你，願他們在我們合而爲一。我在我，你在我，願他們合而爲一。」

試問歷史當中，那個可比在地隱晦，在天光明，我們超性命歷史的更當關心呢？

試問地理當中，那個可比縱橫交錯，無空不鑽，發源於天頂的萬千寵愛的河流的地理，更當研究呢？

試問悲劇當中，那個可比把活於一個靈魂上的天主，遂諸門外的悲劇呢？那個可比盤桓於門外的天主，栖栖皇皇，日夜哀號，求一枝之棲的悲劇呢？

想到這種真理的教友若干！實在愛天主父，曉得念「在天我等父者」的人若干！

天主經的作者，不是別人，而是耶穌·耶穌把這段祈禱辭，授予宗徒們的時候，沒有給他們說：這是祈禱辭當中的一種，這是祈禱辭的一個模範。他卻說：幾時你們祈禱，你們當這樣去做。這樣，所以有限制的。

祈禱辭只有一種，就是基多的祈禱辭，就是天主經·耶穌的口氣，對於這點，是很清切的。

但是不要懂錯，我們說天主經是獨一的祈禱辭，我們並不說：祈禱的程式，當是絕對劃一的，不許有什麼變化。我們的意思是：一切祈禱，都當根據這個典型祈禱，為這個典型祈禱的寫真。

天主經是各種祈禱辭的護身鋼骨，我們內修生活的精神，和公教生活的動力。

「我等父者，」許多人在這裏，只見一個開始祈禱時的普通稱呼，不知這句話裏，含有中心真理，公教的一切活動，都發軔於此。

從前我們是義怒之子，天主經告示我們，基多以後，我們已變為天主之子。爲了司空見慣的緣故，「天主之子，」在我們靈魂上，已不發生什麼影響。不知卑污罪人，能稱天主爲自己的父親，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。這句話，實值得我們去推

敲一回。

保祿宗徒想到這點，嘆賞不置：我能呼天主爲父。我稱天主爲父，在我一方面，怎樣是可能的呢！到底在我的聖神，聖父之神，這樣告訴了我。

想到聖父，是慈父慈母一般的，我們當如何興奮呢！吾主耶穌嘗屢次爲我們講解這端道理。一個母親之愛是濃厚的，到底在天主我等之父，愛你們的愛情，還百倍於此。原野裏的百合花，穿得怎樣漂亮！撒落滿王的榮耀，絕對比不上它們的榮耀。在它們的盛裝裏，你們認識天父的恩惠吧！請看天空裏的飛禽，造它們的主宰，讓它們無食無宿麼？在它們的安福裏，你們認識天父的恩惠吧！假使天父對於百合花飛禽，還這樣地慷慨，則對於你們，他更當怎樣呢？

我等之父，是天主衆名稱中，最光榮的名稱，遠在別的名

稱之上。

他是至公的，不錯，到底他是我等之父。他確是威儀赫赫的，不錯，到底他常是我等之父。

可是許多教友，許多良好的教友，每少子女的心胸，不識依靠慈父般地依靠天主。遭到了些困難，人每抱怨天主，看天主如虐王。我等之父，怎樣能是虐王呢？

犯了一個罪，人每敗興失望，以爲天主不肯再寬免了，一定要予以嚴罰了。人世上的父親，有對自己的兒女記仇不忘的嗎？沒有的。那末，那個造慈父的赤心的天父，怎樣能咬牙切齒呢？世人不解天父的慈善，真是可驚的！疑惑天父慈善的罪，是衆罪惡當中最重大的。聖經上的蕩子，可嘗有過將遭他父親拒絕的觀念嗎？沒有，從未有過剎那的猶豫。一起來，快往我慈父身邊去吧！

天主在我們

兒女的眞精神，旨在希望父母的尊榮。天主經裏，基多叫我們這樣去求「在天我等父者」的尊榮。

一願爾名見聖！個人和政府的侮辱天主，都是可以痛心的，亟當用孝愛來，予以賠補。

二願爾國臨格！幾時人家切實地認識了天主，當怎樣熱願他的父權及於個人，及於家庭，及於國家呢！

三願爾旨承行！我們假使到處認明天父的聖旨，我們的心胸當如何寬展少慮呢！

無量數的事件，使我們怨尤。天主在做什麼？他的意旨，直是虐王的意旨！他絕無慈父的氣味！你不要瞎說：假使你透視一下，你將看得清楚。在慈愛和公義的紛紛事件中，有一件事是一定的，天父要我們做聖人。我們所看不見的，他看得絲毫不爽。山園裏的基多，萬丈的愁波，汜濫心頭，但一願爾旨

承行，「始終服從聖父的命令。這是我們的好模範。無論何事，我們當向天主說：父，你要的就是我要的，因為你要，我也要；因為你這樣要，我也這樣要。」

天主經是天主的權利執照，也是我們的權利執照。

我們是天主之子，所以我們和天主交談，當如子女和父親交談，可以問他要子女應得的權利，

到現在，我們不過向天主表示我們對於他的尊榮的希望，現在我們要向天主要求了。

我們是天主之子，他當養活我們，那末我們說：「今日與我我日用糧！」

我們是天主之子，他當寬恕我們，那末我們說：「爾免我債！」

我們是天主之子，他當保護我們，那末我們說：「救我於

天主在我們

凶惡！」

祈禱就是一樂天知命」地，「心平氣和」地，「心心相印」地，和天主談話，一面盡我們對天主應盡的義務，一面向天主要求享我們應享的權利。

一年，維榜德的青年病人中組織了一個會，名知恩聖母會。某個會員，採取了下邊的祈禱方式：「我的母親，我知道你是最好的，你愛我，你又是大能的。這樣爲我就够了！」

誰能阻我向天主這樣呼號呢：「父，我知道你是最好的，你愛我，你又是大能的。這樣爲我就够了。」

這就是做兒女的真精神，有這種精神的人，堪稱天主的好兒女。

二 同天主子的來往

聖子降生到世界上來，爲充滿洋溢地給予我們一個超性的性命。這個性命，就是他自己的性命，天主的性命，元祖父母所失落的性命。他到這個世界上來，就爲了這點。

「厥初有聖子，聖子在天主，聖子是天主。」在聖子有性命，這個性命，天主嘗以賜於元祖父母；後來爲了他的奇愛，復還於人類。

聖子降生爲人：遼遠的性命，逼近我們。這個美妙絕倫的性命，始流入基多的人性裏，於是聖子的性命，就變爲真天主真人的性命。

從這個真天主真人的身上，超性的性命，流入其他的人身上。凡分得這性命的人們，都當則效基多，做基多第二，做基

多的昆弟。

基多是我們的長兄，這個觀念，使許多人感到興趣。凡讚過龍艾神父，關於這個問題的演講，當能明瞭個中蘊藏的豐富。

或者對於這個觀念，表示懷疑；以爲這樣，基多人們間，太不分涇渭了。爲抱這種態度的人們，天主是一藏於雷電中；威儀赫赫之主，非跣足泥首，不得近視。這些人的神修根基，是天主的公義權威。推其原委，或因習於默想自身的罪惡，或因受了一種楊桑異端的教育。

若干靈魂對於天主，並不缺少敬畏，到底更着眼於天主的慈悲友愛。爲他們，一如見面是親密的條件，平等也是親密的要素。他們和天主的來往，完全根據誦主篇，至少它的最後兩卷。

願人家多誦師主篇四卷一三章。一主，誰使我找到單獨的你，在你前，揭開我的心胸。：你在我，我在你，求賜我們合而爲一。一

諸聖相通功的道理，雖觀察點不同，但結果完全是一樣的。認識了耶穌是我們的長兄，我們就容易認識別人是我們的弟兄。

看到未編入基多妙身，不認識真性命的人，就想引其誕登道岸。一不當只管個人的救援，然當兼及普世之救援。一

看到纍纍的白骨，誰不動惻隱之心？這個世界，真如厄則濟亞所見的平原。：一片絕無生氣的枯骨。假使數十世紀後，這個世界上，還是滿佈着外教人，基多的降生受難，何益之有？實在我們都負着救援世界的重任。

足踏無垠的平沙，平沙中呱呱有聲。穿過撒哈辣沙漠的旅

客，驚問他的嚮導說：「是何聲？」「這是沙漠的哭聲，他答，它私自嗟怨着，希望變為一片水草地。」

我不知何種魔力，促你手提活水，外出遠行，竭力拯救苦渴之人。

一個飛將軍，為抵抗兩架敵機，被擊下落在陣地上，暴露了二十六小時。當時他就把身靈獻於天主。他被救的一天，適遇首瞻禮六，但脊骨已斷。他寫道：「我的背永將不能動了麼？假使天主主要的話，我將全部復原；因為他在我心裏，散播了一浩大無窮的欲望。」

或者動你心的，不是遠方的外教人，而是本地的蕩子亡羊。他們既出了羊棧，離了父家，也已失去了超性的性命，起死而肉白骨的工作，也是刻不容緩的。

看到一個彳亍於三叉路口，或十字街頭的人，無論其有沒

有超性性命，我能爲他做什麼？我是否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，絕不注意。假使他是個墮落者，我是不是他的墮落的一個原因？如果我說出一個否定的答案，我的責任是否已完盡？他爲躍出死海，誕登活岸，要不要我的搭救？我是否將冷酷地說：「與我何涉？」

任何人都有拯救人靈的天職。可是忠於其職的人，寥寥無一幾。這些我的小輩，我的僕役，我的工人，我的屬下，是否活着？

試看柏賈利先生寫於一九二一，公教大學教授雜誌上的一段：「主耶穌，你把一個可怖的神聖使命，予衆管掌兒童靈魂的人。他當用他的言行敬謹地陶冶兒童的悟欲，使你誕生於這個靈魂上。教育家是個預備和預備聖誕的先知。對於我今天在你前，想念的諸青年，我有沒有相當的動靜，爲預報，預備，

完成你的聖誕？主耶穌，我爲他們，我爲你的誕生於他們靈魂上的大工程祈禱。主，求你恩使他們都做真實的基多徒。」

這個把我們的靈魂，合於耶穌基多，合於眞性命的神妙連鎖性，當使我們懂得人靈間的神妙連鎖性。這些不同的性命，當合而爲一；都是一株葡萄樹上的樹枝，彼此息息相通的。一個靈魂上的性命標準的升降，確能對於別的靈魂發生相當的影響。

照聖奧斯定的偉論，一衆基多徒，組成基多的妙身；耶穌，生活的基石，我們是活建築上的活石，耶穌，和有寵愛的靈魂，打成一片，完成一殿，擁有一心一體。

衆靈共同活於天主。一心的跳動，波及別一個心；一心的德能，牽動別一個心；一個靈魂的受聖，每爲了別一個靈魂的聖德。

某個救援我靈的聖寵，很能來自今晨或五十年前，一個靈魂的善工；而我的得救，就是他的善工的報酬。一個誠樸的女郎，隻身跪禱於一座荒涼的教堂中。她只知天主是既許必踐，有求必應之主。誰能說萬里之外，沒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，就疾如影響地落成了呢？

下邊的觀念，當如何使我們精神煥發呢？我的善工中最小的一個，爲了它在我靈魂上，多流了一點超性的命液，能使衆基多妙身肢體的超性性命的水準，上升一級。

或者對於基多妙身，還有別的觀念。聖子降世，取了一個人性，做人天間的中保。他要求人家自由參加這個大業。他要我們參加，並不是爲了他力有不逮，到底是爲了他的無窮愛情。他是最高領袖，我們是他的屬下。他要他一人能救的靈魂，靠着我們的工作，得到救援。

基多徒的地位，真是崇高的；但是他的責任，是可怕的。爲此，許多聖賢，願聖子在他的人性裏，所做的工作，重演於他們身上。這樣的供獻，定出於偉大的犧牲精神，非凡人所能的。

補足基多，完成基多的使命，就是圓滿基多的苦難。怎樣圓滿基多的苦難呢？自然端賴苦難。那末，就發生了一犧牲同犧牲，犧牲爲犧牲一的豪語。

若干聖賢望見釘於苦架上的基多，想有以填補基多身上的瘡孔，想把他們的心，獻於救主，做安息之所；又想藉他們慷慨的熱忱，使耶穌忘記受自罪人的一切凌辱；并且也覺悟他們的犧牲，能賠補衆忘恩負義的人的罪惡，而他們的肉軀，能變爲一同耶穌，代耶穌，爲耶穌，受苦的工具；於是如火炎上，一往情深。

天 主 在 我 們

爲他們，雖當赴湯蹈火，也絕不畏葷。犧牲的精神，原是可怕的；他們都視之如素。保祿宗徒的：「我日日死」，在他們的眼裏，已不當一回事。不用保祿宗徒給他們說：「剝去你們的舊人，換上聖德的新人！」他們早已準備好，和他同聲說：「我已和耶穌基多，同釘於苦架。」

在一場名劇裏，奧國的首相梅戴尼，要愛龍懂他是個阿斗，絕沒有他父親的優長，給他說：「你有他的小帽，並沒有他的頭腦。」

我們的良心，常給我們說：你看救主的苦容，你可像它麼？把你的臉和他的臉，互相比一下吧！你的面容，是不是一被釘者的面容？這幾句話，不當使我們敗興，相反，當使我們益加奮勉。

殘破的基多，使人不能安於衽席上，而驅人與苦者同苦，

有似於贖世的天主。

凡活內修生活的靈魂，都嘗到犧牲的痛苦；常恨未能做相當的犧牲。他深覺心中的一怡客，一要求她作全燔之祭，而他的祭獻裏，帶着渣滓殘缺。

有時，他神愛勃發，竟盡獻所有，但仍覺所獻的，不過毫芒，等於烏有。基多太富，人靈太貧，絕對不能彼此頡頏。這是他的內心的情景。

環顧四周，基多這樣的無人認識，受人挪揄；罪海茫茫，一片澤國，白鴿殊少插足之地。滿腔雖是熱血，奈苦無辦法。遙望籠罩於妖霧下的赤縣神州，行將畢命的沙勿畧，當如何痛心呢？一個五十載風塵碌碌，散播福音的傳教士，臨死時，看到對面山頂上大廟，猙獰偶像的前，依舊爭前恐後，臚拜着的羣衆，當如何懊喪呢？五傷方濟各，過矮完納曠野，長嘆道：

「耶穌不受人愛！耶穌不受人愛！」

奧利愛神父寫道：「爲何我不能鼓勵羣衆，愛戴我的主，耶穌基多，而使爲他服務呢？」

「天主的忠僕，死時每嘆事奉天主的時期太短，事奉天主的工作太劣。但當知仁愛至極的天主，常自己來補足他們的不及。」

「吁，我天主，千百萬的人，滿貯着爲你馳驅的愛火，將來補足我的愉快。百千萬年中，我能廣播聖的苦難，爲尋求你的，和你的慈母的光榮；那末，這樣已可開始實現我心頭的苦願。」

「唉，假使我的心，和辱你罵你的人，同樣的多，我滿願用以讚美你，光榮你，藉償他們的罪過，願我的舌，多如受造之物之數，俾得用以頌揚你。」

「吁，我天主，爲補我的不足，我願沉淪於我的耶穌，你的永遠的頌讚中；他加於你的光榮，是浩浩無窮的，我願掩藏於你的衆聖人的心裏！我願如達味聖王，請衆受造之物，讚美你；我願盡我所能，使普世尋求你的光榮！」

「世上的一切，都是爲我的耶穌，和他的肢體；爲他和爲我造的，世上的一切，都所以爲在你的聖子，耶穌基多，和在他的肢體裏，化成一頌讚的犧牲，永遠稱揚你的聖名。」

「吁天主，我的愛，求使我現在就開始愛你而終不衰！」
神修的門逕，千頭萬殊，不勝屈指，在耶穌身上，或偏重他的天主性，或偏重他的人性。

聖依納爵這樣求聖子：「吁可愛的天主子，請你教我寬宏大量，教我相當地事奉你，不計數地供獻，不願創傷地戰爭，不求休息地工作，只知以成全你的聖旨爲我馳驅的酬報。」

聖三的依撒伯爾修女，也非常敬愛聖子，到底在別一視線下，她所特別敬愛的聖子，是因寵愛居於人靈魂上的聖子，她的禱文，可以與依納爵的禱文，先後媲美。一吁永遠的聖子，我天主之言，我願畢生聽從你；我願是十分可教的，俾得從你學習一切。在種種黑暗，空虛，無能中，我願常注視着你，居於你的大光之下。」

「吁，焚灼之火，愛情之神，降臨於我，使他降孕於我靈，而我給他別一個人性，俾得重演他的聖跡。你，聖父，請你俯鑒你的微小的受造之物，請你只看在裏頭的你的最鍾愛的聖子。」

在耶穌的人性方面，若干聖賢，另注目於他的童年，小德肋撒，就是這樣的一個聖女。她把自己獻於耶穌的手裏，一如小孩手裏的皮球。人家可以擲之於地，穿之以針，或拍之以

手，或棄之於一隅。初看，像沒有什麼希奇，細察之後，所見就不同。

聖衣會祖聖女德肋撒，對於嬰孩耶穌，也有一種特殊的愛情。一天耶穌在樓梯上發顯出來，聖女問他說：「你是誰？」「我是德肋撒的耶穌。」「你呢，聖女答，我是耶穌的德肋撒。」

聖安多尼，幼年時，也有過這樣的光景。他的傳上記：一天，聖人看見一個小孩，高提飯單，像向他要東西。「你要什麼？」「我要你的心。」「你做什麼？」「你看，我在世上，我求自願愛我的心。」

龔冷神父臨死時，給奧利愛神父說：「你把嬰孩耶穌做你的神師吧！」後來奧利愛神父說：「這句話爲我很有用，并且很可愛的。」

兒童精神，爲專務神修的人，也是不可缺的。一個人默想童年耶穌的言行，可使他得到光耀的信光，習於服從天主上智的亭毒，十足地隨其所欲。

保利納雷諾次，改入公教後，進聖衣院苦修。她嘗經這樣說：「每早，吾主叫我想：我最需要的，在獲得他的童年時的精神，在勉爲一個不能語，不能走，不能自助，任人玩弄，不求是非的小孩。我聽耶穌的指導，逐漸明白：「實在非先復生，誰都不能認識天主國。你當復生，讓孩子們近我，因爲天國是他們的，和他們彷彿的人們的。」我注視着耶穌模範：降孕的耶穌，馬槽中的耶穌，往埃及避難的耶穌，隱居納匝肋的耶穌，他怎樣寂靜，服從，信託！」

凡因默想童年耶穌，而得到兒童誠樸精神的教友，更能明瞭這第二次誕生的用意。

兒童精神是好的，聖體精神，似更高一級。在未加思索以前，像靈魂上的天主，和聖龕裏的天主，互相抵觸的：我既因寵愛有天主在我心裏，無必再去因聖體而重納天主呢？

膚淺之見，也是一個差謬之見。一個靈魂越是活於天主，越是要領聖體。

愛者還想愛得深，得者還想得多。獲得天主，自然首在他的天主性，我們去領聖體，既然當有寵愛，這點已不成問題。到底獲得天主，得了他的天主性，又獲得救世主的人性，不是錦上又添了花麼？何幸如之？

精神的目光，銳利無比，他不但想少領聖體，還想盡量多地多領聖體。神父一句話，麵酒就變成耶穌的體血；到底要神化我們，當使我們千萬次和耶穌的體血接觸。

再進一步，我們領聖體，不但我們收受至潔之犧牲，我們

天主在我們

還奉獻至潔之犧牲。想到我們是天主的宮殿，我們就能連想到：我們的心，當如別的廟堂，是一個祭祀之聖所，當把內中的一切，和耶穌合成一個聖的，中樂天主的犧牲。這樣，衆教友，一如伯多祿和若望所說的，也分得司鐸的顯職。

我們明瞭了天主在我們和至聖聖體的妙蹟，我們就可懂得聖心敬禮的真諦。辣彌爾神父在他的一耶穌聖心和教友的神化一書裏，嘗慨乎言之。

我們的神化工作，是聖三共同的事業。聖父，聖神，一如聖子，都是重要角色；因為這個神化工作的目的，是在我們變成聖父的義子，和我們的靈魂同聖神的締結。

到底完全因得耶穌基多，聖神才降臨於我們；也完全因為我們編入了基多的妙身，聖父才承認和愛慕我們如他的義子。我們得為義人，是耶穌的事業。彌辣爾神父問：「我們能

否說：這是耶穌聖心的事業？他自己答道：我們不但能，并且我們該當這樣說。」

這個事業，或出於耶穌的一個自由行為，或出於耶穌的一個必要行為。這是出於他的一個自由行為；聖子的降生，完全是自由的；「因為他願意。」耶穌的人性，也自由地贊成這個自由行為。聖雅各伯宗徒說：天主自願生產我們。保祿宗徒說：他愛我，他捨身。他的救我，完全出於聖心的愛情。

辣彌爾神父又說：「耶穌基多，用一個充滿愛情，長新的自由行為，把聖神給我們，又把我們做他的肢體。為此我們的超性性命，和別的一切超性恩寵，都當歸功於他的聖心，愛情的象徵。」

吾主耶穌的所以流血，救贖我們，全爲了他對於我們的莫大愛情。

天 主 在 我 們

又因他的無窮愛情，仗着他的聖功，他爲我們得來不可一刻沒有的寵愛。保祿宗徒說：「他是我們的正義，我們的祝聖，我們的救贖。」吾主耶穌在天堂上，不停地遣聖神下降。從前爲了他的愛情，宗徒們霎時間共同滿被了聖神。現在每次聖神降臨於我們心中，也每次爲了聖心的愛情。辣彌爾神父又說：「幾時我說耶穌，我見可以摸觸的天主。幾時我說耶穌聖心，我更逼近耶穌，我見他所以與我相結，而請我和他相結的工具。」

耶穌聖心是永生的泉源；因得他的推動，聖神蒞臨到基多妙身的各肢體裏。我們的每個超性行爲，是個基多的行爲，因爲整個的基多，就是歷史的基多，與神妙的基多的和。靠他的心，性命從頭流到肢體裏，從他流到我們。

在各種言語裏，心是愛情的象徵。爲此，基多很能向聖女

瑪加利大說：「請看這個心，它爲人做了幾多的事情！」
若把聖心敬禮，和天主在我們的道理，豆剖瓜分，那末，
聖心敬禮，勢將變爲一感情的敬禮，沒有來踪去跡的敬禮。相
反，一個了解超性性命的人，一定也是個很熱切恭敬耶穌聖心
的人。

三 同天主聖神的來往

保祿宗徒嘗問厄弗蘇教友道：「你們可領過聖神麼？」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知道當怎樣回答。我們領洗的時候，神父向魔鬼說：「污穢之神，你去，讓位於聖神吧！」爲此，只要我們沒有大罪，天主聖神就在我們靈魂上。犯了大罪，一經告解痛悔，聖神復來王於我們心中。

「你們不知道，聖神居於你們麼？」「你們的肢體，是聖神的宮殿。」「我們都蓋有聖章，我們都執有聖神救援之左券。」「我們各有聖神。」保祿宗徒所以不怕舌敝脣焦，反來覆去的說這些話，他的用意，昭如日月，一望可知的。

天主在我們
聖若望宗徒也說過：「從這點上，我們曉得我們居於他，他居於我們；因爲他把聖神給了我們。」

聖師們對於這端道理，都很注意。聖文都辣說：「人領了聖神，自有的禮物，才能中樂天主。凡對於寵愛，有一準確見解的人，都承認聖神，自有的禮物，實在住於義人靈魂上。假如或者相反這端道理，他當看作異端人。」聖多瑪斯，也異口同聲。

況且這端道理，在脫朗德公會議裏，嘗經剴切地申明。在我們獲得的寵愛裏，有受造的成分，使我們能立超性的功勞，這點絕無懷疑的餘地。到底陪着受造的禮物同來的，還有天主聖神，這點聖教會，也出以最肯定的口氣。聖神居於各義人靈魂上的事實，有一貫的；但聖神在各義人靈魂上的活動，是不同的。

辣彌爾神父說：「不用去說：聖神的居於義人靈魂上，和天主的無所不在——就是地獄也不在例外——，是完全不同的。」

一聖子也是無窮的，無所不在的；到底這並不阻擋我們格外地朝拜他在聖體裏；因為我們曉得，他特殊地居於聖體中；他在那裏，所以把他自己給於我們。同樣聖神因寵愛居於我們，和我們相結，為祝聖我們。一

無所不在的天主的在鑒，與在義人靈魂上的聖神的在鑒，在一定的條件下，可說不相屬的。蘇亞賈士說：「譬方天主的無窮，不使聖神鑒臨於我們，他必要藉寵愛而來。人能設想一個窮漢站於一寶藏之側，但是這個接近，並不使他富有；因為使人變成富有者，不在接近財寶，而在實有財寶。義人和罪人的靈魂的區別，正如是。罪人，地獄裏的囚犯，在他們的旁邊，在他們的身靈內，也有無窮的美善，但絕不是他們的所有物，他們仍是貧乏的。相反，義人們所有的聖神，和別的一切超性恩寵，的是他們的所有物，他們可隨便利用。」

聖教會稱聖神爲「靈魂之怡客，」實含有深意，因居於我們心中，爲聖神是件樂事。

到底，我們教友真能把聖神的居於我們，當作一件樂事麼？

可憐的怡客，我們中誰來敬陪你呢？是否爲了居於我們的你，是個平凡人物？決不是，因爲你是聖神，與聖父聖子同一體，同知，同能，同善的天主。

馬寧寫道：「假如世上，有件足使我們屈膝稽顙，慚愧無地的事情，這一定是爲了我們終日活着，一如沒有聖神一般。我們正如厄弗蘇教友，幾時保祿問他們有沒有領過聖神，他們答道：我們只聽見過人家說：有個聖神。」

聖神是自有的愛情，聖三的大成，「無限的限，無界的界，」他是造物主，他是超性性命的源泉。

幾時一個顯貴的人，譬方一位君王，駕臨到某城裏來，居民必蜂屯蟻集，出而歡迎，以一睹他的風采爲榮。聖神非世王，到底是天王，今居於我們心中，我們竟不識招待，豈不是件可以痛哭流涕長太息的事。聖保祿所以侃侃而談聖神，無非要我們知道，聖神敬禮，不是一自由之敬禮。

最要緊的，爲恭敬聖神，當避免重罪。切勿撲滅聖神，切勿撲滅聖神於爾心，切勿撲滅聖神於人心。逐聖神於門外，是一最大的罪惡。

逐聖神於門外，不但凌辱他，并又虐待他。保祿勸信友們躲避惡言，毋難爲聖神。一切小罪，都足使聖神憂痛。大罪小罪外，我們若不聽聖神的指導，也難得他的歡心。

聖神在我們心裏，常願他和我們間的情愛，日趨堅密；我們的靈宮，日益富麗。到底，他是客，我們是主。我們不要，

他也無可奈何。

艾主教說：「願爾瞭解天主的禮物，聖神的光明動作，是怎樣寶貴的！願你瞭解怎樣天主在鑒，天主自獻，天主自付！而他的動作之成績，爲你，爲人，爲今世，爲後世，怎樣攸關匪淺的！唉，誰能使我們明瞭超性的事理，而予以相當的重視呢？多瑪斯沒有說過麼，并合衆本性之善功，還及不到絲毫的超性之善功。」

假使當我未有之時，他不愛我；當我已有之時，他不幫我；當我作惡之際，他不耐我；我的目下的處境當怎樣呢？呀，聖神的耐心，聖神的好心，真不可思議！若以放於我們的疏忽，我們的罪惡前，則更不可思議了！

聖神不但愛慕我們，給我們神光神力，又把他自己付於我們手裏。高爾納畧辣比代說：「一人靈聖神間的結合，是最密切

的。」「保祿宗徒亦謂：「有寵愛的人，與聖人合而爲一。」「高爾納畧辣比代又說：「如同靈魂進肉身，予以性命，予以生氣，同樣，聖神入靈魂，予以新的性命，他自己的性命，使他天主化，彼此合而爲一。」

自然，聖神和我們靈魂結合，並不使我們和他合成一位。除了這點以外，我們能說，聖神靈魂間的結合，比身靈間的結合，還要密切。辣彌爾神父說：「聖神進入我們的三司，比我們靈魂進入我們的肢體，還要深一層。」

「這個結合，是更不容解散的。身靈的結合，是最脆弱的，不停地向解散點奔着。每刹那，我們的物質，遭到損失，直至死亡才完。聖神和我們的靈魂，一經結合之後，上天下地沒有一個能力，能把他們拆散；只有我們的靈魂，能用最可怕的自殺手腕，斷送超性的性命。」

聖師們的註解，更一往無前，直以爲：聖神因寵愛和人靈，結一真正之婚。他不但爲賓客，他是淨配。若干聖師直稱義人之靈，爲女聖神。 *Spirita Sancta* 這無非所以表示：聖神義人靈魂的結合，如同領受婚配聖事後的男女，兩身已成一身，兩靈已成一靈的意思；再所以表示聖神義人靈魂間的結合，如聖子和他的人性的結合；又所以表示聖神和義人靈魂間的結合，如同耶穌和聖教會的結合；這個結合，當是男女結合的象徵。

杏才肋福利諾的傳記裏，記載她一天去朝五傷方濟各的墳墓，她彷彿聽見一個聲音，向他說：「你去請求我的忠僕方濟各，我將告訴你別一個靠山，我是嘗駕臨到你心裏的聖神，我要給你一個你從來沒有領過的福樂。我要陪你，和你在一塊：我要不停地同你交談。假使你愛我，我將永遠不離開你。吁我

的淨配，我愛你，我已居於你，我息於你心；你呢，你也居於我，求安息於我吧！」

聖女想到自己的罪，不肯立即信以爲真。一假如真的你是聖神，你不能給我說這樣的話，因爲這些話，絕對爲我不配的。假如真的是你，我的悅樂當怎樣浩大，至置我於死地。」聖神答道：「難道我不是我恩惠的主宰麼？我給你恩惠，或多或少，盡如我意。」聖女結說：「幾時他給我說：「我是活於你內心的聖神，」我所覺的悅樂，是難以言語形容的。」

照聖教會的道理，聖神實活於我們靈魂上，他所要的，滿望我們一以愛還愛，以心體心。一聖神對我們的情愛，既這樣熱切，我們如何可以毫不動情呢？

若干靈魂，比較有味於內修，開始向這個目標走去；但是不旋踵，他們就覺察他們的軟弱，而引退了。

當聖神向他們求婚的時候，他們忸怩滿面，不敢升手，不敢獻心。以爲這不當是爲他們的，這件事太高妙。他們的肉軀，是一撮染污之土，他們的靈魂，如聖依納爵所說的，是個爛瘡。他們雖切願和聖神結合，但一看到他們的卑鄙齷齪，他們每想聖神的邀請，當非實際。

「恕勿摸我，」基多向瑪達肋納的話，還在他們的耳鼓上打着；「你濯我足麼？」「我有何德，而煩吾主之母遠來顧我，」伯多祿和依撒伯爾的呼聲，使他們忐忑不安。

現在，問題不在事情的如何，而在事情的有無。聖神是否居於人靈上，是否願同它結成一個？這是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。我能說：這是出乎尋常的，但我當予以接受。

奧利愛神父說：「隨我們有怎樣好，怎樣多的寵愛，我們常是泥土之器，虛無之物。聖體的麵酒形像，對於聖體的奇妙

功績，絕無足以自命不凡之處，因為它們不是原因，雖逼近天主，仍是脆弱的外皮。」

「聖德最高的靈魂，雖充滿聖神，也不過如外皮，不久行將敗壞的，受過祝聖的麴酒，一旦腐化，聖體聖血即也不留。人一犯大罪，聖神就遠揚，讓人的身靈沉淪於罪污之中。」

懷有聖神的靈魂，既無可以自誇之處，且當臨深履薄地，深怕自己將成腐化的麴酒，而不能留住聖神。

我們說聖神和義人的靈魂的結合，是一美麗的神婚；但是耶穌聖體，同人靈魂的結合，也是一個美麗的神婚。

為什麼聖體和靈魂的結合，人不之怪，而獨對聖神和義人靈魂的結合，表示懷疑呢？

「我總不敢和天主這樣親密。」伯爾納都駁斥這個難題說：「那個阻你前行的，是恭敬；在恭敬裏，包着畏懼的觀

念·你忘了愛是愛，不是敬·怕懼，驚訝，嘆賞，這是敬；到底與愛無關·愛之所在，別的情緒煙散·愛者惟愛，夫婦之間正如此·聖神不是靈魂的淨配麼？他也只知愛，他是愛的大成·」

「做天主的天主，要人怕他；做父親的天主，要人敬他；做淨配的天主，要人愛他·愛的天主，只要被愛·自然愛有許多階級；到底淨配的愛，登到最高的階級；以上，再沒有什麼了·」

「聖神靈魂間的愛，是這種結合，最高深的結合·這個結合，非兩個肉軀的結合，是兩個神的結合·」

假使一個靈魂還想推辭：「我總不能足夠的愛，如何能同大漢相爭呢？如何能以小愛還大愛呢？那末，不當放棄麼？」
聖人答道：「不，無疑的，受造之物愛得少，但只要傾心去愛

就好了。既盡其所有，還有何不足之有？」

聖十字若望在這點上，給了我門最後和最深的理由：靈魂將能足夠地愛愛；因為居於她，愛她的就是愛。

未經千百倍加強的心，自然難言相當地愛天主；但是幾時我們愛天主的愛，就是天主的愛，那末，難題就迎刃而解了。

實際情形是這樣。聖花盛思 *Ss. Fulgence* 說得很妙：「爲愛天主，人心不足，當有天主之心。什麼，我們能以天主之心愛天主麼？是的，因為天主賜於我們的聖神，把愛德散播於我們的心中，又因爲我們只能因聖神愛天主。那末，我如何不能說：「我們以天主之心愛天主吧！」

四 同天主聖三的來往

敬禮因寵愛居於我們的聖三，隨各人所好，可從許多方面着想。所以達味聖王在他六八首聖咏裏說，居於聖人們的天主，是奇妙的。」

若干人對於聖三，不作個別多頭的敬禮，而作混合單層的敬禮。

「基多又是真天主，又是真人，在永光中生於聖父，在加爾瓦畧山上，產生了我們。爲了他的血祭，他做了人類的領袖。他把他受自聖父的超性命，分賦於我們。」

「在我們的本性性命上，他接以他自己的性命。他把天主的性體通於我們。實在居於我們的他，在我們身上，不得同聖父聖子，互相脫離。」

「在我們的聖父生聖子，又同聖子共發聖神，爲此至聖聖三的一切妙蹟，一切工作，一切愛情，一切福樂，都完成且存留於我們身上。這是擁有寵愛的靈魂上的妙事。」這幾段摘自保利納雷諾次修女的著作。

「論神名」Des noms divins的作者，雷西烏斯神父是最研究聖三的一個賢士。他生平每愛想在於己，活於己的天主。

他說：「主，我求你，在我的靈魂內，吸引我的心向你。在那邊，遠隔世俗的喧譁，遠離一切的煩惱，我居於爾側，享見你，愛慕你，恭敬你，聽你的聲音。在那邊，我將向你訴我的流徙的生命的憂苦。在那邊，在你身邊，我將找到需要的安慰。求你永勿使我忘記你居於我；主，你是我靈魂的光明和甘飴。願我永遠不忘你，願我的神目時時處處望着你！」

夫主在我們
聖三的依撒伯爾，是個田仲的聖衣院修女。她爲恭敬

聖三所做的一遍經文，含英咀華，纏綿悱惻，是極有價值的。

「吁我的天主，我所朝拜的聖三，懇你助我完全忘掉自己，居住於你，安安靜靜地，一如我的靈魂，已進了永遠之境。吁我的無變者，願無物能擾亂我的平安，使我與你離開；願分分推我更深入你的妙蹟的堂奧。」

「請你安和我的靈魂，把它做你的天堂，你可愛的住宅，你的休息所！願我總不讓你在那邊一人獨處；願整個的我，也在那邊，抱着活潑的信德，朝拜你，聽你造生的指揮。」

這遍經的最後一段如下：「吁，我的聖三，我的萬有，我的福樂，無窮的靜寂，我願沉淪於你的浩浩淵淵中，我願做你的犧牲；你葬你於我，而使我葬我於你，直至在寵光中見你難名的浩盪。」（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一日）

不用先做修女，有非常的聖寵，不用先做神學的權威，然

後可以這樣祈禱。誰明了擁有寵愛的靈魂的面目，誰就能熱忱恭敬活於靈魂上的聖三。這個敬禮，並不是少數人的敬禮；却是民衆的敬禮。

伯多祿巴賢，負笈於郵政路耶穌會公學的時候，對於靈魂上的聖三，有特殊的熱忱。一天，他寫信問一個同學說：「在你靈魂上的天主，是否居於他應得的位置上？」在他私人的神修錄裏，有下面一句：「深懼天主之離去。」罪是最可怕的，因為它能把天主從我們心裏驅逐出去。寵愛是最寶貴的，因為它能常留天主於我們。

誰不能步這個青年學子的後塵，活一同樣的性命呢？

我們雖固陋，但是一見不識內藏的至寶的不幸，定當急起直追，着實牢固地把握它才止。

現在我們要討論兩個神學問題：一，聖神在我們的神化工

作裏，是否有一種特殊的，所以別於聖父聖子的職分？若干學者，根據希臘聖師們——其間首推濟利祿亞立山主教——的言論，謂聖父聖子因聖神居於我們靈魂上。這些學者，把聖三的居於人靈，分爲兩個階段，自然不是時間的階段，但是邏輯的階段；而視聖神爲模因。 *Causalité formelle.*

聖神於我們領洗時，佔有我們的靈魂，這是第一階段；爲了聖三是一體的緣故，聖神之所在，即聖父聖子之所在；所以聖神一入人靈，聖父聖子也共同駕臨。

第二問題，看來更好說是一個哲學問題；天主同人的給合，是怎樣發生的？我們說，天主在於我們靈魂上，居於我們靈魂上。事實是不用否認的，這是一端信理。到底他怎樣居於我們靈魂上？在這個問題上，照我們所知的，姚萬納神父，在他的「神化性命」裏，說得最透切。

到底，在念完了他的大作以後，聖神的居住，在鑒；佔有親密等等，在我們的腦海裏，依舊是浮泛的，無從捉摸的。

實在，我們不用去因而發生煩惱；天主的工作的所以偉大，正爲了超越我們悟司的領域。但是若能利用現有的見解，已足使我們超凡入聖。

并且此外還有不少的難題，就以聖體聖事而論；麵酒究怎樣變成耶穌的體血，你可有澈底的答案麼？隨你如何援古引今，天花亂墜，結果還是莫明其妙。

可是在我的神化理論裏，我不陷於差謬麼？你不用惶恐，我們自有一定的南針。我們說：我和天主合而爲一，我並不服膺汎神論；天主仍是天主，我仍是我，我亦不並說這個結合，是兩性一位的結合，如同聖子和他的人性的結合。

卷五和在我們的天主親密的步驟

一 仰望我們的至寶

奧利愛神父每聽見心中有個溫而且強的聲音給他說：「天主的性命，天主的性命！」自從他接受全燔之祭以後，他的生存，彷彿一種盛典，醜陋的外表，盡掩藏於偉大的實際之中，他的生命的經緯，均集中於他的下面一段經文裏，「願你的光明，是一簡單的光明，一面扶助我，一面使我認識萬物的本來面目。」

天主在我們

我們用不到這樣的聲音來，催促我們活一天主的性命。信理的光明，已綽乎有餘。

一頭插入霄漢，一頭靠於地上的梯子上，上上下下，踏着

許多的天神·聖祖雅各伯見而驚醒，就疾呼道：「一定天主在這裏，我先前還不知道：此地是天主的住宅，天堂的大門。」樞機馬寧氏說：「假如我們深覺聖神居於我們，聖神圍着我們，聖神活於我們，聖神傾聽我心的各個跳動，聖神注意我們的各個觀念；又深覺我們的一切，畢露於聖神前：我們必定將和雅各伯同一態度。」

可憐，泰半人活着，像沒有靈魂的一般·有些人雖嘗想永福永苦的問題，但他們活着，像他們不是天主的住宅。

馬寧氏又說：「他們絕對不想天主在鑿，我現在不論天主無所不在，我只論天主在人靈上·這些有信德神光的教友，明知且常說，他們各有一個靈魂要救；但他們仍想不到他們不是形單影隻之輩，天主居於他們靈魂上，如他們的靈魂居於他們的肉身中。」

天主在我們

帥爾底朗才神父說：「我們雖不覺，但我們是天主的天堂；我們的思言行爲，當使天主做我們的天堂。」這個看來像過於誇大的計劃，當是衆基多徒的計劃。

牛孟氏說：「幾時人家稱教友，是個醉於內在天主的情感，和活於天主在他心中的思想的人，幾可算下了一個真實的基多徒的定義。這樣的人，良心上普照着天主之光；他覺他的各種痛苦，各種性命的纖維，各種目標意願，都佈露於全能天主之前。」

可是，這樣的教友太少，吾主耶穌也每自悼嘆。他嘗對一個往見會的修女說：「我在許多人的心裏，如同一無用的寶物；他們懷着我，爲了他們有寵愛；但是他們並不使我發展我的神能；希望你予以補救！」

怎樣才能親近居於我們靈魂上的聖三呢？第一，當多多默

想這個奧蹟，假使我們能這樣做，物近於火，自然要受其熱，而終將着火。

依撒伯爾才賢女，在她的神工日記裏寫：「人們住於靈魂的表面上，不識深入。假使我們知收斂心神，細觀熟察我們的靈魂，我們將有奇異之收穫。」保利納雷諾次也說：「天主居於我們，怎樣招待這個上賓呢？我深恨心猿意馬，專務俗事，而不使他早早深入。」

依撒伯爾雷諾次終身沒有棄俗，保利納雷諾次到了五七歲，才進聖衣院。這裏我們所以特意提出這兩個女子，是要人知道天主在我們的道理，不是專為修道人的。但修道者，為了環境的較宜，更容易進心。

天主是個靜默的天主，他常在靜默中發顯出來，雷諾次又說：「我覺照刀來而的話，為我首要的準備是靜默，聖父只有

一言，就是聖言，就是聖子。他在永遠的靜寂中，出了這言；靈魂接天主，聽天主，也當在靜寂中。」

「我的靈魂，你靜吧，爲聽天主；你靜吧，爲接聖子；你靜吧，讓他向你談話，使你認識他，使他生活於爾。靜默吧！祈禱吧！」

雷才賢女謂：「爲我們這一代人最缺少的，是心神的收斂。」「賢女的話，真是事實。」

一天，辣德利神父自問：假使普世的人，知守半點鐘的靜默，用以推論他們的出世問題、世界當有怎樣的變化呢？可憐這樣的靜默，真不易找到呢？

潘西加利 *Psichari* 是個軍人，爲了久居曠野，就回了頭。曠野是福地。耶穌去徘徊了四十天；許多棄俗精修的人，在那邊修了大德。歹排意奪大荒野，依舊存在，可是沒有人進

去，靜聽天主的聲音。」

願有志氣的靈魂，尋得需要的荒角！

求識內心的熱願，能引起祈禱靜默的愛火。祈禱靜默的習慣，可使人更有味於尋求內心的認識。

耶穌顯聖容後，伯多祿等呼道：「這裏正好，我們留於這裏吧，建築我們的帳幔於這裏吧！」天主已從天上，看見我們的心，爲了他的至仁至愛，決意選它爲他的行宮。聖三同聲說：「我們在這裏很好，我們就居於他身邊吧。」

如此，若干靈魂感到一種劇烈的願望。或者說：「願我不停地想念被人遺忘的大主。」「幾時兩友同居，假使其中一個是天主，當如何懇談不絕，彼此無窮地愛呢？」

他常在那裏，到底我們不能常在那裏。假使我們也常在那裏，我們所居的已不是世界，而是天堂了。到底我們當盡量地

到那裏去。

爲許多人，祈禱和工作間，橫着一個極大的距離。不少的熱心教友，早上起來念了一些經，或者做了若干時的默想；日間，從不再想到清晨所行的祈禱。他們的每天生活，可分爲兩段，一小段是爲天主的，其餘的一長段，俱放於別的事物裏。

「在我的祈禱和領聖體的神工裏，不放逐耶穌。我對他說：我絕不讓你引去。」這是雷諾次修女的志向，我們也當有這樣的志向。

她又說：「這個祈禱的習慣，在任何微小的境遇裏頭，常助我想到無形世界。」實在缺了祈禱的習慣，我們不能舉心思想無形世界。

天主在我們
耶穌並不常到瑪達肋納的家裏去，且去時也沒有一定的時候。天主時時居於我們，他常號召我們。我們當怎樣答應他

呢？

雅各伯的井旁，耶穌和撒瑪利亞女人交談的時間，適當正午。吾主在我們心裏，是沒有時間的，他終日，終年，終我們的一生，常住在裏頭。他常常等着我，我可常常去見他。

他不在井旁和我們交談，他居於我們的心裏；他像有非我們不樂的態度。他常要我們到我們心裏去找他，同他懇談。

真正不知足的靈魂，實不多觀。彷彿我們都盡有應有的一切。我們的容量，小不可言，絲毫之物，就足滿我們的心。

聖方濟各沙勿畧不懂：爲什麼。遠涉重洋，去尋求東方的香料和胡椒的商人，多如過江之鯽。現在到亞拉斯加去尋黃金的人們的興奮，在我們眼裏，不是過度的嗎？爲什麼去尋求心中的至寶的人，這樣稀少，這樣冷淡呢？

潘西加利說：「在聖三前執筆，難免戰慄。」願我們每次

工作前，先一望居於我們的天主。某個軍人說：「我沒有聖堂，我進到我的心裏，我見天主在那邊。」某個海軍上將爲活於內心，常努力不忘天主教在鑒。

龔納里神父 P. de Gonnellien 在他的「天主教在鑒」一書里這樣寫：「他在我，而我不想他。他抱我在他的心裏，而我的靈魂難有一分鐘存想他。」這幾句話，真是我們冷淡的寫真。

帥爾底朗才神父，以爲一衆基多徒當使一切化爲仰望，祈禱，敬禮，愛情，和一救靈的行爲；當把居室變爲祈禱之所；當把飯桌，臥床，長榻，寫字檯，洗衣板，鐵灶，變成祭台；當把性命，當把晨而夕，夕而晨的時間，當把睡覺，游息，談笑，工作，祈禱，變爲一種宗教事件，和時間內的一種永遠禮儀；這真是教友的思想。了解這個思想的人們，當努力前程。不識促其實現的人，不能算基多徒。」

天主在我們

藉寵愛，在心底裏，擁有天主，和深透寵愛的經緯，不是一件事。習慣生活於寵愛中，和活潑地生活於寵愛中，亦不是一件事。

活潑地生活於寵愛中，什麼意思？就是不斷地想在鑒的天主，所謂不斷地想，並不是狹義的，絕對的；而是廣義的，相對的，就是熱願設法不停地想着天主。恒以不能常想天主為憾事，這就是常想天主在鑒。鮑奪朗 *Baudran* 的這句話，幸無以為不足道。

二 愛護我們的至寶

單純的內生活願望，不够構成我們與在我們的天主間的親密。這樣的珠寶，最引起仇人的嫉妬。爲此我們當予以萬分的愛護。

戰壕中的兵士，不以單純的監視爲足；爲避免意外的襲擊，常在四周，放各種障碍物。我們在人叢中，當效法懷着聖體的帶爾西，拒絕浪人的侵犯。

天主在我們
某個羅馬帝國的親王，在自己頸項裡，掛着一個小金球，球上刻着：「請你記憶，你屬於責撒肋。」我們直可以說：「請你記憶，責撒肋——天主——屬於你。」那末，我們的責任，當是怎樣重的！

我們當活於人叢中。師主篇的作者，引塞納加的話，自認

自承說：「每次我往遊人間，回來時，每下於前人。」我們能說：「我回來時，已沒有同樣的天主教化。」爲此，當努力避免無須有的快樂，工作，交際，友愛。我不說有害的，我說無須有的，我的用意的深遠，可見一斑。」

保祿宗徒說：「你們的社交，當同耶穌基督在天主。」幾時我們的責職，要求我們到外邊去和人交談，我們當問：將言的，是否優於靜默。「聽話當疾，說話當緩。」雅各伯宗徒的教訓，是千古不渝的。多說話的人，無暇多聽。

聖人亞爾方騷記：「同人講話當少，同天主講話當多。常想天主在我們的心底裏，把我們的心，當作一個藏息之所。在未嘗徵求天主的同意前，什麼不做，什麼不言。」

這個教訓，不單是爲賢聖和修道人的。這個教訓，是爲一般人的。

「我們切勿懂錯超性生命的真諦。我以爲教友生活，盡在忠於下面的格言：時時刻刻，和耶穌基多共同活着。認明他是常侍於我們左右，常居於我們心內的好友，心腹，師主。」說這幾句話的人，是一個法國公教青年會會長。

蒙典愛說：「世人不能都入修院，都做神父；但各人當活一個內生活，聖寵的生活，天主的生活。」他勸俗人念師主篇說：「師主篇的道理真正是公教棄絕世有，活於天主的道理。現代的教友，都不得推辭活這樣的生活。這個生活並不落伍，並不是不能實行的。」

外生活越是緊張，這個教訓，越是當以施諸實行。

嘉俾厄爾神父說：「假使你要嘗神味，你隱遯於旁吧，那裏，你能自由地同我談話。」「當你還不識你和我獨對獨的溫柔，你當信：你爲天主，還一點沒有做。」「你不要說：我不

能收斂心神，我沒有時候；假使這是真的，你更當脫離塵寰，稍事安息。」

這種標準，絕非海市蜃樓。馬士桑面愛在一個歐戰時陣亡兵士的追悼會席上說：「他是一個講收斂心神，就是識自察自求的青年。」

學生時期的伯多巴賢 Pierre Poyet 就把「聽內在天主的聲音，趕快實行，」做他的格言。他把保祿宗徒的話：「天主聖寵逼迫我們」牢記心頭。他又深明一人獲得聖寵的多少，全看他的容量如何。爲此他常算斤算兩，什麼能得聖寵的機會，不肯放過。

實在，我們擁有寵愛的靈魂上，天主片刻不離。到底非經我們的努力，他不肯嶄頭露角。

現世的生活，空前地鬧得不亦樂乎。爲此，我們更需要內

生活，賢女路濟亞基利斯底納在她的神工日記裡寫：「法國先當收斂心神，才能復活。我在許多人心底裡，叫他們，他們不聽我的叫。」

救世界的，絕不是刀劍的交擊，機器的怒吼，更不是言語的洪濤。毛納德主教說：「救萬民的是下降人靈，居於其內，使其天主教化，增加被選者的數目的天主。」

內外兩生活，雖互相抵觸，但並不無法調解的。依撒伯爾雷才說：「把我的靈魂，常向有求於我的人開着，但不要完全公開，把它的深處，專留於天主。」「我當和氣迎人，但當盡量保留久長的靜默時間，使我的靈魂，能得藉以更康健，更安寧，更生氣勃勃的食糧。」

救靈方法中的第一方法，是聖靜的外表。「我的四周，有許多我疼愛的靈魂，我有責去醉以酒，飽以德。當使人們在我

身上，連想到我靈魂上的貴客。我的一切，當爲他說項。我不願做一個神修的多舌者。除了愛德的需要以外，我願恪守靈魂的大靜默，這個與天主的獨對獨；因爲這樣才能保持我內修的主力。切勿分散我的靈魂，到底要把它集中於天主，使它的光更能遠照。」

照合理的次序，先當守好心內的天主，然後，才能以天主予人。

潘龍樞臨死的時候，自責生時偏重智識的推求，而忽於內生活的涵養；我們都當引以自責。

「只以有，只以能有益於人的東西予人，其餘的，當謹藏於靈魂深處，如客人守其寶；但當抱着時機來臨，出以供之於人的心思。」這真是金科玉律。

「做一個撮要，爲天主，保留我的靈魂深處，我的教友生

活：把安和，仁愛，有益的言語事業，供獻於衆。——

給天主於人，不失天主，這是給天主於人的最妙法門。

「常把活於我們中的天主，做性命的標準，苦樂時的朋友。求他在我們身上，受人敬愛；求他賜我如一粗糙之器皿，包着奇光；又求這個光照和溫暖我們周圍的人。」

努愛神父說：「請你效法在聖子身上不停地自照的聖父；——他遣聖子到世上去，而聖子總不離他的懷。你的聖子，就是在你的天主，你總不當離開他。假使你有時授之於人，你就當收回。」

方濟各撒肋爵說：「一個人在美麗的磁器裏，盛着奇貴的酒，携到家裏去，他一定緩步前行；不敢左顧右盼，有時望在前面，怕足觸於石，或至失足；有時望着磁器，看他是否偏欹。你在做完你的神業，出來的時候，也當這樣。切勿分心，

但當望着前面，假使你碰到他人，你當同他交談，那末，看他的時候，也要看你的心，務使祈禱得來的美酒，不易流散。他又說：「慈母手中的孩子，爲看他踏腳之處，每從母懷裏伸出頭來，但不旋踵，就回進去，因爲他是很嬌的。幾時我們在神業中，感到分心，就當把我們的心，重放於天主前。」

天主賜若干聖賢的心目，常不脫離天主。寫聖女德肋撒的歷史家，謂聖女旅行的時候，無時不念念於天主。她在她靈魂上的聖三，是很親密的。她且感覺到這個奇境。她常在寂靜中，她願不與人交談。

天主有時爲報答若干酷愛內生活的靈魂，使他們在不易收斂心神的環境中，容易收斂心神。聖女瑪加利大，在食堂中，在聒耳的念聖書聲裏，感到內心天主的在鑒。愛彌肋來蒙，

瑪利，補贖會的會祖，在跳舞核心中，感到耶穌最迫切的招請。爲此她立了一個永矢不諛的志向：「主，我的性命裏，我只要有你。」杜步翁修女，一次被迫往巴黎大戲院；但她至終倦倦於天主。

但是當知道：爲那些自動去投身於塵囂中的人，我想天主定不輕易予以這樣的奇恩。

到底就是在騷擾場中，我們也能效法那個浪跡的女孩子。幾時遇到領聖體的日期，她在板屋中，跪於地上，向耶穌說：「主耶穌，我不忘記你在我靈魂上。」諺曰：習慣成自然。假使我們常在這點上用力，不久定有良好的收穫。

天主在我們
們我
寵；談話以誠，因爲我同聖龕談話，至少因爲我同將作聖龕的人談話；談話以愛，因爲我所談論的人是個聖龕，至少他能變

成聖龕。

假使外間來的聲音，是個靈魂求援聲，則爲天主，而離天主，如在天主一般。

神父在彌撒中，好幾次轉身向衆信友，昭告他們身上有天主：「主與爾偕焉！」我們一天，總要念好幾回。

依撒伯爾雷才寫：「爲達到靈魂的標準內生活，當活於超性領域內；思念天主在我們的最深處；一切同他合作；那末，無論做什麼平凡事，都不見平凡，因爲所視者和所見者，不是一物。一個超性化的靈魂，不顧萬物，只管天主。」

她又說：「在服務中，外像做瑪爾大的事，實則靈魂能如瑪達肋納，神遊天上，如渴者站於醴泉之旁。我所稱的救靈工作，是這樣的。」

聖衣會修女的救靈工作這樣，別人的救靈的工作，也當這

樣。因爲一個救靈工作，脫離了這個模範，雖在人前，像是轟轟烈烈的，但它的收穫，一定不豐。

艾主教總括一切如下：「你是聖堂，放雜物於堂外，坐人於中堂，留內堂於天主。」

三 爭取我們的至寶

只守不攻，不能稱雄於世。爲保持我們的內生活，當攻守兼施；而後在巨量犧牲之下，才能有光明燦爛的內生活。神修學家，衆口一辭，謂一個人越能壓服自己，則在他的天主，越能發揚踔厲。

人的性命，既是一個戰爭，神修路上，應當染着血蹟。試一讀師主篇，演習神武，依納爵神操，和聖女德肋撒，聖方濟各撒肋爵的著作，字裏行間，到處可以碰到：打倒自己，壓服私意，蹂躪，犧牲等字樣。實在，一切真正的神修書，都是論戰術之書。

不明此理的人，每表示敗興，懷疑，躊躇的態度；以爲打倒自己，要痛苦，要割愛。不知苦中有樂，愁雲慘霧盡處，就

是光天化日；小我一犧牲，就是大我，就見與天主深結的我。

這個戰爭有三個階段：我一人，第一階段；他和我，第二階段；他一人，第三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，我一人，人最先當深入內心；看來這不是一件難事，但實在做到這點的，寥寥無幾。

僕僕於加里肋亞風塵中的基多，叫石蓋回家的時候，石蓋在做什麼？在那里？他正踞於桑樹上望着。我們適像石蓋，常在外邊，高高坐着，俯視俗世的形形色色。

石蓋的升到樹上去，冀一見耶穌，還有相當的理由。我們到外邊去做什麼？莫非爲求些鏡花水月般的快樂。

「石蓋下來！」天主也這樣叫我。石蓋應聲而下，絕不困難。但是我們要下來，難免吃苦。

我們在天主

「今天我當到你家裏去。」今天就要去，你快下來，快到

你家裏去，使我不至走一個空。

樹上到樹下，樹下到家裏，這是前途的距離，距離似短，行走維艱。

石蓋在路上，有人想同他攀談，玩耍，阻住他的去路。鄙陋無益之事物，每具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。非有堅決的犧牲精神，難以抵抗。衆聖人的傳，本本都是有力的証據。

聖龐博一天聽念聖咏，聽到天主不與心在外邊，尋求浮言的人相處一語，嘆道：「够了，我將所聽的實行以後，再來續聽。」四九年的隱修生活後，人家問他，可已成功否。他答道：「還沒有。」他的答案，雖似過謙，實有深理。

在內在生活上，不感困難的人，可一讀師主篇的開頭三卷，或聖師大亞爾伯的「同天主結合論」，就當憬然有悟。到今天，收斂心神的路，只有一條，就是自棄。請勿談什麼靜坐

無爲主義，*Quietisme* 我們可不用去夢想。

內在生活的路，是條崎嶇的蜀道，重重障礙，不易攀登。凱旋路上，常灑滿酸淚紅血。

第二階段，他和我，在這個階段里，苦身是很要緊的。有寵愛的靈魂，找到自己的時候，就找到天主。到了這個地步，我一人，就一躍而爲我們兩人。到底在我身上，不但有我和天主；一邱之貉，還有許多別的東西。

童貞瑪利亞，胎中懷着聖子，想在白冷的客棧裏，尋個榻位，可是各棧裏都沒有。人的心真如白冷的客棧，難有天主插足之地。俗世的一切，原是糞土，但我們看它如珠寶。我們的靈魂上既滿填着糞土，幾時天主來叩門求宿，自然只有答以客滿了。

天主在我們
一個有寵愛，而無內生活的靈魂，雖擁有天主，幾等於沒

有天主，因為她既不識上賓在座，亦不知招待他。

這個可憐的上賓，冷冰冰的，一人坐於滿鋪蓬塵的硬板檯上，呆呆等着主人；好幾回，竟至終等不着主人，而不得不予以最嚴正的責問：「我作客，你不收留我；我餓，你不給我吃。」我在你，你不知收斂心神，你沒有接納我。我滿願把我給你，這個意願，從聖瞻禮五到現在，從未稍渝；但你不肯滿足我的意願。我深憐你門的愚蠢，繫心於不足一盼，甚至醜惡的事物上，而輕視我造物之主，萬善萬美之源；但你不以我的憐惜爲事，毫不注意。我渴望掃除你靈魂上的各種塵埃糞土，俾得在你的靈魂上，奠造我的神國，你既不懂，你也不欲。我知送舊迎新，是件難事。爲此我曾給過你相當的光明，相當的能力，可是你終不回心。

爲跟隨耶穌，各教友當背十字架，當克己苦身。有意修成

的靈魂，定當倍加奮勉。

領洗時，我們得到超性性命，到底這個性命，正在萌芽，還未成熟。我們所得的天主是整個的，不差，到底還沒有整個地得到整個的天主。

這個大工程，果然一面靠聖神的指導，到底一面也要緊我們自己的努力，日久天長，才能落成。爲此聖人們，在修成上，都興高采烈。

雷諾次在他一九〇二年的避靜日記上寫：「只要天主讓我多活一天，我的愛德，就能進一步；我同天主的結合，就能深一層，而我永遠享見天主的能力，就能增一分。死將限定我的能力。幾多我能給天主的光榮，沒有給；幾多我能立的功勞，沒有立呢！這恐是慈主最後一次的忠告！」

放於聖寵洪濤中的靈魂，日趨富有。聖三的性命，將愈流

愈大，愈大愈深。

吾主耶穌向一位聖女說：「現在只有你和我。」雷才修女的「獨對獨」正恰到好處。聖維雅納說：「願天主和你兩者之間，沒有序幕。這個序幕，是不易捲去的；凡經歷過的人，都能道其詳。」

保祿宗徒寫信給第莫德說：「同他同死之後，我們才能同他同活。」

第三階段，他一人。人靈在內生活的路上，走完最後一步，就能到處看見天主。她完全自主以後，進入內心，就見她並不孤單。但是一見天主，什麼都不在他的眼裏了，就是她自己，也不在例外；這是內生活的最高一級。

抹殺自己，像是很容易的。天天好好做省察的人，深知他的靈魂，滿罩塵灰，很不高妙。那末，就不想望她了；在祈禱

中，不再把自身的煩惱，亂天主的聖德，而同天主只講天主了。他的歌聲，常是一天主受享榮福於天，願光榮屬於父，子，聖神！爲爾大榮謝爾！爾之神國，永永無疆！」

雖然這樣，保祿所稱的「老人」，照方濟各撒肋爵的說法，在我們死後的一刻鐘才死。所以若瑟梅斯得耳 J. de Maistre 說：「我們二個，我和他。」辣維濃神父 P. de Ravignan 論他初學院的印象說：「我們兩個，我把一個擲於窗外。」

聖奧斯定也深明這點：「啞，至溫之天主，我決意：完全死於我，而使你獨自活於我。」

奧利愛神父，這樣求着：「吁，萬有，我的萬有，我已非我，直是你了。」到底，爲到這個地步，他做了最壯烈的犧牲，他向天主說：「我天主，我樂於如犧牲然，到你台前，向你說：「吁，我心之天主，請你勿憐惜我，割吧，斬吧，粉

碎這個犧牲吧！」

粟尼斯將軍的內生活，是極美妙的。他求天主說：「吁我天主，幾時你打擊我，你當受讚美。我樂於被你粉身碎骨，消滅以盡，更化爲烏有吧！顛我倒我吧！我願爲愛你的緣故，化爲烏有！我願被釘，我願你手來釘我！」

再輕巧一些，或者說：「我是零。」這裏所說的犧牲，真是斬釘截鐵，根本的犧牲。十字若望說：「靈魂應當打倒，大的小的，一切的偏情，爲同天主深深的結合。」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靈魂同天主的結合，在靈魂完全鎔化於天主意旨中，直至天主的意旨，在一衆事情裏，是她獨一的原則，獨一的目的；直至天主的意旨，和人靈的意旨，二而爲一，這個變化是要緊的，因爲沒有這個變化，靈魂還能要拂天主意，逆天主心的事物。」

『陟登加爾默落』La Montée du Carmel 的宗旨，在詮釋下面的目錄。

『爲嘗全，你什麼都不要嘗。』『爲得全，你什麼都不要得。』『爲成全，你當決心在一切裏如無有。』『幾時你停止於一物，你停止投身於全中。』『爲從萬物到萬主，你當爲萬主而犧牲萬物。』『將來你得到了萬有，你絕無所求地，留住他。』『因爲假如你在萬有中求物，你在天主所有的珍寶，將不是純粹的。』

聖盤物 *Sainte-Beuve* 在她的『王埠』*Port Royal* 裏載一個很賢慧的院長姆姆，卸職以後，理當把她小花園門的鑰匙，也交出來，但她猶豫不決者久之，小小的鑰匙，雖能使她隨意入園觀賞，但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，而尙能牽連人到這個地步。

一個藏有滿櫃玩具的小孩，幾時人家叫他把幾樣玩具，給於窮苦小孩，他每以爲這是他最寶貝的。又有一個小孩，從他的母親學經，念到『我天主，我之所有，盡予於爾，』他忽中止，低聲說；『我的小兔，該當除去。』我們的態度，真像這兩個小孩的態度。

大犧牲，我們做來無難，小犧牲，則常躊躇滿懷。

保利納雷諾次，二十三歲時，一次避靜時在一幀聖像的後面，念到下面一段文字；『假如你要成全，你的心當沒有半點牽連，把你整個的愛情，獻於耶穌基多。』她寫道；『當時我想到許多我藏着的小寶貝，我決意，盡數犧牲。我藏着若干我童年時接到的動心的信札；我疼愛萬分，不忍放手。後來就把這些信集成一包，交於本堂神父，俾得付之一炬。當我拿去給他的時候，我對於這些信札，連望也不敢望；因爲我太無

力呢！當時我心如刀割，有說不出的苦衷。然後，我檢查我的臥房：書信，頭髮，烘乾的花，什麼都擲於火中。這是一個至大的犧牲，我深信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大犧牲。」

人家念了她的傳，可以知道：正爲了她的這個大犧牲，天主才賞賜了她許多特異的聖寵。

她自己也說：『從那個時候起頭，我對於任何世物，沒有依戀。我明瞭：要求我心的天主，是很嫉妬的，甚至一信一花也不容我依戀。』

窮人之友會會祖，德肋撒杜納玲女士，從前嘗由羅馬帶回一個大苦像。在這個苦像前，她往往看見聖心傷痕裏，流出寶石來，落於一隻無形之手所執的聖爵裏。在她的這些大苦年裏，她的沈於苦海中的靈魂，從此得到有力的安慰。爲犧牲到澈底的地步，德肋撒把苦像，和她的別的可愛的紀念品，都寄

贈於遠方傳教區。

有時天主的嫉妬心，還要進一步。聖女向笏肋為跟隨她的聖召，當在她的臥於門口頭的兒子們身上跨過。胡福 HOOGRVOIS 公爵夫人，和愛彌爾胡來蒙女士，為進會修道，都割斷過最深厚的牽連。

天主給當引猶太人入加納渾福地的梅瑟的話，是『出離』二字。對眾尋求天堂的人，天主也沒有別的話。

無大無小，只要你還依戀於一物，你和天主的結合，不能是成全的。

聖師若望說：『縛於鳥身上的線，或粗或細，沒有什麼大關係，因為同樣阻它高飛。過失的或大或小，也沒有什麼大分別，因為同樣阻止靈魂，飛往成全之地，和天主結合。』

最後當知，天主在各人靈魂上的計劃是不同的：所以我們

天主在我們

「加大利納瑟納，論人靈自獻於天主的態度，說得很中肯：
『有量地和無量地。』」

結 論

許多人每見熱心於熱心不在之地，這是應當糾正的。

聖方濟各撒肋爵的朋友加慕斯主教願效法聖人的神修，就也效法起聖人頭部的姿勢來了。聖德決不在頭的姿勢裏，加慕斯主教，不久也就明白。恩理雅仲 Henri d'Alzon 年輕時，也有這樣的誤會。小德撒 到在她身邊低聲念經的某修女，很感到煩惱。真熱心不在形跡裏；幾時我們祈禱，有聲無聲，都沒有關係。

若干人把熱心放於複雜的神業裏：玫瑰經若干串，小日課若干種，念聖書若干回。外面的神業，自然是要緊的，但是外面的神業，不就是熱心的本身，并且也不是熱心的焦點。

若干人把熱心當作一個情感的問題。天主給了他們一些神

慰，就眉飛色舞，以為德在其中。

真熱心在內生活，它的根基，是端信理，信理的信理；它的營養品，是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神修。這種神修，純根信德，不涉情感，要求一種毅力，作最壯烈的犧牲。

我們所說的熱心，不但是真的，又是深的。它真到我們的深處，我們的最深處。

戀戀於細微無用之物，同天主各各活着的人，不得稱真熱心的人，真熱心的人，一切出於靈魂深處；一切歸於靈魂深處，始終一貫，絕無支離之弊。

許多人的修成工作，採取多頭制，並沒有什麼總綱的：於是隨風逐浪，朝變夕更，彷彿修成，也有摩登不摩登的。我們以為天主在我們的道理，是修成的總綱，因為人生的最重要問題，無非在人的天主化。

結

菁華。

我們所說的熱心，又是遠大的。因為它包括的，是修成之

論

想到在我們的天主，一切都暴露無遺。我們的靈魂深處，實是一本奇書；你讀了它，什麼書再不用念，且不想念了。縱盡古今，橫遍海陸，只有人靈的天主性命，是有關係的，別的不算什麼。

這個熱心，又不停地催促人靈長大起來，讓天主多佔些地盤。這個觀察點，又可以使我們說：我們所說的熱心，是遠大的。

聖若翰保弟斯大說：「他當長，我當消。」耶穌的人性開始就完全天主化。在我們，天主化的工作，是逐漸來的。照聖祖師們的論調，厥初，我們是「蓓蕾的天主」*Dieu en boutons* 後才變成「花的天主」*Dieu en Fleurs* 蓓蕾而花，前後的階

段，是極明白的。

我們所說的熱心，也是活動的；它常常鼓吹我們：「看守依辣爾的天主，從不假寐。」試問原則中，那個活動得像我們的原則：「天主在我們。」

聖奧斯定說：「基多是我們內生活的中心點，他從那裏，看我們手的動作，舌的言語，心的思想，和別種秘密的性情，我們既得時時刻刻在這至聖聖主的監察下，我們當如何兢兢地熱心事主，繕修潔德呢？」

聖安瑟爾莫說：「教友，保祿沒有說過麼：你是基多的身體。爲此對於你的肉身，對於你的肢體，你當予以相當之敬禮；你的眼，是耶穌基多的眼，你將轉真理，耶穌基多的眼，看虛無嗎？你的脣，是耶穌基多之脣，你將展以——我不說毀謗和惡言，——說無益之言，輕浮之語嗎？既然吾主耶穌親自主管

我們的五官百體，我們當如何敬謹地予以管理呢？」

可是現在基多到處被人驅逐，趕出境外，基多不在人家眼裏。厄利亞，你的弟兄們，都要打仗去了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「我們看到那件事，聽到這句話，我們當如何投袂而起，跑到外邊去，向民衆呼號道：『你們當中有個人，你們都不認識他。』」

保利納雷諾次自問：「我認識了你，我愛慕了你，就算了麼？不，我的耶穌；你到世上來，不是爲衆人的麼？求你使得你的朋友們，和獻身於你的人們，深切地認得你，而引人認識你；把你的奧蹟的甘味，揭示於人靈吧！希望你的衆教友，熱烈地把你交付於人們的靈魂，人們的悟司，人們的心臟。」

「吁，耶穌，吁天主，請可憐這些絕不認識你的億萬人民吧！你的降孕，你的奧蹟，你的福音，你的教會，爲他們都還

沒有用·主，顯揚你於普世吧！」

我們的熱心，也是快樂的·其間只有一個憂苦，就是未成聖人·許多教友，假如深識胸中所藏的寶貝——天主，——涕泣之谷中的各種苦難，他們當更易於擔當·

人家能失落一切，但若不失天主，他什麼也不缺·人家能被衆所棄，但若天主不棄他，他的所失，是微而又微的·幾時保祿宗徒教訓人要常常歡樂，他說：「你們當擁有寵愛·」

依撒伯雷才在她的日記裏寫：「今有一個快樂，這個快樂，就是最厲害的痛苦，也不能消滅它；今有一條光線，照耀於最深密的黑暗中；今有一個力，能支持我們各種的軟弱·如同肩負苦架的基多，我要跌於地；但是我們的跌仆是暫時的，我們立將起來，英勇地向前走·我們在堅勵我們的基多，我們什麼都能做·在我們軟弱的東西身上，存着無窮的力量；在我

們的靈魂深處，顯着不滅之光。那末，幾時我們有天主做我們的性命，我們的永遠，無論在什麼驚風駭浪中，我們怎樣不能眉開眼笑呢？——

我們的熱心也是解放的。怕難爲情，最沒有意思：爲什麼好人怕做好，而惡人自誇其惡呢？難道做好，是點污點麼？做惡是個光榮麼？現在的世界，真是輕重顛倒，黑白不分的世界呢！

那個我在路上碰着，笑我去領聖體的人，誰活在他身上？我的身上，活着天主，而我面孔發紅，慚愧無地麼？

怕難爲情，簡直是輕慢天主。死屍訕毀活人，活人無必因此心寒。

教皇聖良說：「教友，認明你的偉大，勉爲自由之人。」實在你原是天主之子，你原是王子，你竟以窶人之子自居。你

抬頭挺胸而行吧！你不當做一個畏首畏尾的小膽人。切記！
忘！

但是對人，不要藐視；持己，不要傲慢。他們那樣，假使沒有天主的特佑，你也能那樣；你這樣，假使沒有天主的特佑，你不久就不能這樣。

郝祿 E. Mellon 寫：「假使人們對於他們的偉大，有一準確的觀念，則虛榮在他們身上，是不可能的。光榮的洪聲，將壓倒自私自愛的弱聲。無窮的天主，要我們活他的性命，把他自己，給於我們，他禁止你，——隨你怎樣大——自滿自足。他告訴你知道救贖你的價值，使得你認識你自己的價值。」

論到這個熱心，我們自然要想到，熱心的模範，至聖童貞瑪利亞。

奧利愛神父，屢次聽見一個聲音給他說：「我願你活一個

結

永久越禱的性命。「瑪利亞用不到這樣的邀請。在母胎裏的她，已滿被聖寵。

論

領報時，聖神同聖父聖子更深入瑪利亞的靈魂，使得她的天主性命，更充滿洋溢。從此直到耶穌聖誕，聖母懷着救世主的聖身。這個珍寶，更當怎樣發展聖母的天主性命呢？到底細加觀察之下，聖神駕臨之功，還在聖子降孕之功以上，因為聖神不駕臨，聖子不能降孕。

瑪利亞和救世主，她的聖子，在納匝肋共同活命的時候，因得基多的親炙，她的寵愛，日有增加。耶穌升天後，耶穌遣聖神降臨於宗徒等；瑪利亞，諸宗徒之後，自然受寵最多。這次的聖神降臨，又是一種特殊的降臨。

神父付洗時，在任何領洗人前，向魔鬼說：「讓位於聖神吧！」為一個業已充滿天主的靈魂，如聖母的靈魂，這第三次

的聖神光臨，當如何不可思議的別開生面呢？瑪利亞的所以是瑪利亞，從根本方面着想，因為她滿被聖寵；換句話，滿被天主的性命。

天主只看人心，一望就知他是否在裏頭，他怎樣地在裏頭；旁的一切，他都不問。經上說：「天主以聖母之心，預成爾子相稱之安宅。」聖母之心，我們當加以注意。

我們的靈魂是不是聖子的安宅？若是，到了什麼程度？

聖神降臨後，聖母居於若望宗徒家裏。她的聖子，雖離開了她，天主的性命，仍在她的心裏。她的一生，不停地在同聖三談話。

羅斯祿說：「在我外間，我一點沒有事做。」瑪利亞當也作如是想。

在外間，我沒有事做；在心內，我大有事在。凡想活一深

切的超性性命的人，都當把這句話，當他們的格言。

假使或者讀完了這本書，決意活一嚴密的內生活，回到他的心底裏去，找父，子，聖神，則幸甚幸甚。

許多人在發見這世外桃源的時候，定當恨相識之晚。

這本書，雖很譴陋，但內心的天主，在人的內心裏活動的時候，定將予以補救。

聖方濟各撒肋爵說：「一個靈魂已是够大的教區。」天主若肯因這膚淺的幾頁，使一個教友決意活一真的內生活，則作者所得的酬報，也已不小了。

震大公青會
叢書之三

327-2

翼下共鳴錄

胡 端譯

本書把聖母和我們的關係全盤托出，內容充滿着孺慕深情之辭，爲激發愛戴怙恃聖母最有力的工具。

震大公青會
叢書之四

169-2

教友生活

(再版)

惠濟良著

本書共分七章，把天主教人的程序，我人超性生命的泉源等基本道理，以淺顯的文字概括地敘述，是書真堪爲活真教友生活者之座右銘。

震大公青會
叢書之

879-3

憶

胡 端譯

這是一本充滿了熱情的小說，著者自己便是小說中的主人翁。

全書敘述經過時間只是在大海中的一晚，事實之緊張可見一斑。至於裝訂之美麗，譯筆之流利美妙，更足爲愛好文藝者之無上參考物。

24

107348

24

107348